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三五一次会议

2014年12月19日星期五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主席：穆罕默德先生/曼加拉尔先生..... (乍得)

成员： 阿根廷 苏阿因先生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智利 拉韦先生
 中国 刘结一先生
 法国 德拉特先生
 约旦 哈穆德先生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卢森堡 阿瑟伯恩先生
 尼日利亚 瓦利先生
 大韩民国 吴浚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盖诺夫先生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议程项目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帮助非洲各国、次区域实体和区域实体打击恐怖主义
 工作的报告 (S/2014/9)

2014年12月4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4/869)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0506)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 (<http://documents.un.org/>) 上重发。

14-70689 (C)



无障碍文件

请回收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

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

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帮助非洲各国、次区域实体和区域实体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报告 (S/2014/9)

2014年12月4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S/2014/869)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热烈欢迎各位部长和其他代表来到安全理事会会议厅。他们的与会证明了今天所讨论议题的重要性。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孟加拉国、巴西、哥伦比亚、埃及、埃塞俄比亚、德国、危地马拉、意大利、印度、伊拉克、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以色列、日本、哈萨克斯坦、利比亚、马来西亚、马里、摩洛哥、荷兰、新西兰、尼日尔、巴基斯坦、塞内加尔、西班牙、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干达以及乌克兰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欧洲对外行动局负责全球和多边问题的常务副局长马拉·马里纳基女士阁下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4/9，其中载有秘书长关于联合国帮助非洲各国、次区域实体和区域实体打击恐怖主义工作的报告。

我还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文件S/2014/869，其中载有2014年12月4日乍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信中转递关于审议中项目的概念文件。

我现在请费尔特曼先生发言。

费尔特曼先生（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秘书长并以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队）主席身份感谢乍得及时召开本次辩论会。乍得正在萨赫勒地区应对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努力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真诚赞赏代比·伊特诺总统的远见和承诺，努力确保联合国特派团在马里北部取得成功，我们对最近几个月乍得维和人员丧生深感痛惜。

本周，塔利班对巴基斯坦一所学校的卑劣袭击再次提醒我们，我们为什么绝不能放松反恐努力。让我们通过国际社会的一致努力来对付仇恨言论和行为，以此哀悼和纪念 126位被杀害的儿童。今天，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核心威胁。跨国犯罪以金钱、武器和支持行动来助长恐怖主义，助其跨越边界和颠覆国家，特别是面临最严重挑战的国家。

秘书长在最近访问非洲期间不断获得提醒，不能把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分开来处理。秘书长在今年早些时候提交安理会的关于非洲恐怖主义的报告中强调，恐怖分子日益依靠跨界犯罪行为来推进其图谋，而且此类关联“对和平与稳定构成重大威胁”（S/2014/9，第12段）。

贩运毒品、组织绑架团伙、采掘自然资源、从事联合筹资活动——恐怖分子和有组织犯罪分子似乎有着无数的相互勾结方式。跨界犯罪削弱了国家的权威，使人对政府维持治安并为经济发展提供和平环境的能力产生疑问。这种犯罪也促成助长腐败和侵犯人权的条件，从而削弱国家的合法性。

除非我们把执法行动同加强善治、法治和人权的措施结合起来，否则我们的努力不会产生成果。如果我们不能赢得人心，我们就无法根除导致暴力的意识形态。

《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采取的正是这种全面方法，尤其是其中注重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柱一。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支持会员国执行该《战略》的努力。反恐执行队阐述了联合国应对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方法：第一，监测和分析威胁，评估会员国的需求；第二，执行量身定制的能力建设项目；第三，以协调一致的方式提供这种援助，以产生倍增效应。

第一，在监测和评估领域中，关于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监测组——反恐执行队的35个实体之一——在分析不断变化的恐怖主义现象并就其提出报告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最近，它向安理会提交了一份关于犯罪集团同塔利班和相关恐怖主义团体之间相互勾结的具体案件的报告。

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也是反恐执行队的一个实体，它在其国家评估报告中不断就跨国犯罪为恐怖分子提供的战略空间提出警告，并为在马格里布、萨赫勒、西非和东非等充满挑战的地区促进区域合作，制定了重要的举措。

第二，在能力建设领域中，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正在非洲执行一系列广泛的项目，以加强法律制度、刑事司法合作以及边界控制。为促进萨赫勒地区合作而建立的区域司法平台、为设立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单位而提出的西非海岸倡议以及《全球火器方案》，都是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该区域所做宝贵工作的良好例子。

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反恐中心）已加紧开展能力建设工作，力求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应对恐怖主义威胁。反恐中心正在支持南部和中部非洲国家制定区域反恐战略，从而大大增强它们共同

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能力。这些努力以2011年通过的在反恐中心支持下制订的一项中亚地区联合行动计划为基础，该计划确认了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联。

第三，在协调领域中，反恐执行队的10个机构间工作组对恐怖主义的跨国关联，包括有组织犯罪，以及对联合国可如何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各级更有系统地予以打击，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从一项关于冻结资产的全球项目到一项关于萨赫勒和北非地区边界控制的区域项目，以及尼日利亚境内一项关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国家项目，工作队及其各工作组对加强面临挑战的国家和区域的能力，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本着制定目前安全挑战全面对策的同样精神，秘书长还设立了贩毒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机构间工作队，由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政治事务部共同主持。另一个协调工具，即包括在世界各地开展的220多个项目的联合国反恐执行工作队项目和活动汇总表，有助于更好地查明差距和需求、高效地划拨资源以及提高我们各方面活动的透明度和问责度。

为加强全系统协调性并强调恐怖主义和犯罪影响我们工作的发展、人权和法治等方面，联合国还采取了若干更广泛的举措。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维持和平行动部正在极有可能被恐怖分子或犯罪分子用来开展行动的环境中加强法治。在其中的一个环境即萨赫勒，联合国正在执行一项将治理、安全和复原力同发展联系起来的综合战略。

这些仅是说明联合国正在如何应对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几个例子。今后，我们需要更好地了解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相互勾结可能产生的后果、整合我们的对策以及注重这些对策在受影响各国和区域产生的影响。正如最近各项和平行动将跨界犯罪活动分析纳入其特派团规划那样，打击恐怖主义也应成为联合国工作主流的一部分，特别是通过我们

驻实地的政治特派团、维持和平行动和国家工作队这样做。

令人遗憾的是，有些事例清楚地表明，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恐怖主义及其跨国联系。“博科圣地”组织在中部非洲乍得湖流域加紧活动就是这样一个例子。过去几个月来，“博科圣地”组织开始接管尼日利亚东北部的部分领土，致使区域和平与安全所面临的威胁进一步加剧。由于跨界紧张和暴力经久不息，这一局面预计会恶化。应当作出一切努力，确保迅速采取区域和国际举措来应对在巴黎、伦敦和阿布贾安全峰会之后“博科圣地”组织所构成的跨界威胁。

正如安全理事会所指示的那样，联合国中部非洲办事处和联合国西部非洲办事处将本着它们最近联合组团访问乍得和喀麦隆所体现的精神继续齐心协力。它们将协助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各国应对“博科圣地”组织对该区域政治、社会经济和人道主义局势产生的跨国影响，其中包括同有组织犯罪的跨国联系。

“博科圣地”组织、基地组织、塔利班、伊斯兰国及其邪恶同伙充分显示，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普遍存在的协同增效作用加剧冲突、阻止冲突获得解决并增加冲突复发的可能性。确保我们可以使用的工具切合实际并能有效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新面孔对于保护无辜者、解决冲突以及促进联合国各项原则和价值观将至关重要。

我可以向安理会保证，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将继续利用并调整其专门知识和工具来应对恐怖主义及其跨国联系——包括有组织犯罪——所构成的多层面和相互联系的安全挑战，同时我们也指望安理会所有成员和国际社会所有成员一致推进我们的能力和协调性，以便不仅打击恐怖主义，而且也预防恐怖主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费尔特曼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阁下发言。

安东尼奥先生（以法语发言）：首先，我要赞扬尼日利亚、卢森堡和利比亚的各位部长以及阿根廷外交部副部长、智利外交政策司司长和欧洲对外行动局负责全球和多边问题常务副局长马里纳基女士参加本次会议。我谨传达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的遗憾。他本想参加本次会议，但因有其他义务而未能参加。

请允许我再次表示，我们热烈祝贺乍得共和国担任12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并衷心感谢它组织召开第二次关于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这一至关重要议题的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此举因注重恐怖主义威胁不断加剧的非洲大陆上这两个现象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而尤其具有现实意义。

我还感谢并祝贺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的详细通报及其自担任政治事务部负责人以来所展现的领导能力，包括在协调反恐努力方面。

请允许我首先重申，非洲联盟明确反对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强烈谴责所有恐怖主义行为。任何情势都不能为恐怖主义行为开脱。

（以英语发言）

非洲联盟欢迎本次辩论会，将此视为一次独特机会，籍以审视跨界犯罪和恐怖主义如何对尤其是非洲预防和解决冲突努力构成严重挑战。主席先生，在贵国担任本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恐怖主义问题在安理会工作方案优先事项中被赋予突出位置，绝非巧合。这只能更加说明乍得重视应对这一祸患。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我们想起贵国作为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主席在召开2014年9月2日于内罗毕举行的专门讨论恐怖主义问题的特别峰会方面所发挥的特别领导作用。

非洲发生的跨界犯罪活动不仅导致冲突爆发，而且还使随后作出的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努力进一步

复杂化。正如我们大家都熟知的那样，马里北部局势的特点是边境沿线的政府存在和服务有限，这为跨界贩运活动的猖獗以及这些活动进一步扩大为危险的犯罪活动——如绑架勒索、贩运武器和毒品以及使用雇佣军等——提供了有利环境。这种环境后来成为恐怖主义团体的理想庇护所，加剧了政治纷争，最终导致犯罪和恐怖团体“劫持”了人民起义。这些团体在该地区建立了强有力的存在。

在萨赫勒地区，不断有报道表明，贩运毒品和武器、偷运人口、绑架勒索、非法扩散武器和洗钱——这一切都是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变种——已与恐怖团体的活动和资金来源紧密相连。“西非统一和圣战运动”（圣战运动）、“博科圣地”组织、“安萨鲁”组织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马格里布基地）等团体从绑架外国人和本国富裕公民进而勒索赎金的活动中牟取暴利。“圣战运动”是“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分支，而后的资金主要来自贩毒。该运动很好地说明了毒品市场令一些恐怖团体获利从而为其提供支持的情况。此外，萨赫勒地带绑架勒索活动已成为恐怖团体在非洲和全球扩大恐怖活动所不可缺少的一种筹资模式。它现已发展成为一种以恐怖组织为核心的产业，并在与各个环节的中间人、犯罪团体以及当地部落居民和同情者产生互动。

在索马里和非洲之角，跨界犯罪助长了青年党在索马里境内和境外的恐怖活动，使非洲联盟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的文职人员和军人处于严重危险境地。该团体长期控制着基斯马尤港，使其得以从非法木炭交易获利，并通过国际非法贸易网络获取武器。

中部非洲的局势是各种威胁交织在一起造成致命后果的另一个例子。上帝抵抗军（上帝军）越来越多地参与非法捕象和非法买卖象牙活动，这突出表明恐怖团体开采自然资源的威胁正在出现。对这种情况给环境以及有赖于环境的很多生计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害，我们应当感到震惊。以下情况能够进一步凸显跨界犯罪与恐怖主义的相互交织，那就是

据信上帝军正在使用来自远至北部国家利比亚的武器。这种情况表明整个非洲仍有广泛的非法贩运网络开展活动。

面对这些威胁，非洲联盟没有停滞不前。非盟采取的创新做法和机制今天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出发点，也是我们可以与安理会以及联合国其它相关机关和机构分享并使其获益的很好经验教训。

加强安全合作以及在萨赫勒地区落实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机制——亦称为努瓦克肖特进程——认识到，在以可持续、协作方式应对跨国威胁时，必须采取多层面、全方位做法。努瓦克肖特进程迄今推动了多个层面的互动，包括政策和行动层面的互动。该地区情报和安全部门负责人六次开会，讨论加强合作和情报交流，其中包括与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马里稳定团）的合作。边境和海关官员也分别于2013年在的黎波里以及上月在恩贾梅纳两次开会，讨论并商定打击非法买卖和贩运人口、武器和毒品的基本措施及合作领域。此外，还举行了三次部长级会议，并于昨天在毛里塔尼亚努瓦克肖特举行了峰会。非盟萨赫勒地区多层面战略进一步加强了该进程，该战略涉及预防和解决冲突、安全与发展问题。

努瓦克肖特峰会审议了萨赫勒-撒哈拉地区政治和安全局势，以及为了克服当下挑战及促进持久和平、安全与稳定所作的努力。与会者在其最后宣言中特别表示，他们完全愿意与联合国协商，通过建立一支快速干预部队，帮助打击武装恐怖主义分子和犯罪团体，使马里圆满完成维稳工作，从而为加强马里稳定团作出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恩科萨扎纳·德拉米尼·祖马女士阁下在提交给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第455次会议——9月2日在肯尼亚内罗毕举行，级别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报告中，概述了非洲特别是萨赫勒-撒哈拉地区出现恐怖团体以及这些团体流窜的以下六大原因。第一，青年和普通民众存在贫困、文盲和高失业率现象，使其容

易受到恐怖团体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快速获利的许诺的诱惑。第二，执法人员工作条件不好、训练不够和纪律不严，使他们容易陷入腐败。第三，犯罪网络正在这一幅员广阔但治安和行政存在力度不足的地区寻求庇护所。第四，他们正在寻求新的资金来源，特别是通过走私、贩毒和非法移民寻求这些来源。第五，需要征服新地区，进行招募和调动，才能将其对抗区域扩大至其传统行动区之外的地方。第六，政府机构薄弱以及边界大片地区管理疏松且总体监控不力，加上部分领土管理不善，方便了人员和物资的非法越界流动，并为恐怖分子和跨国犯罪分子趁机利用提供了沃土。

在非洲之角，非索特派团和该区域国家早就认识到，需要采取协作做法，应对青年党跨界犯罪和恐怖活动构成的威胁，并因此建立了定期交流情报和开展协调的机制，将受到影响的国家、邻国、部队派遣国以及非洲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会议纳入其中。

《关于消除上帝军的区域合作倡议》是非盟最近采取的创新做法之一。非盟目前正通过其冲突后重建和发展方案努力支持成员国为受到上帝军影响最严重的民众提供基础设施和服务，以便增强其防范能力，减轻受该团体侵害的程度。

这包括处理前战斗人员融入社会的问题。

在行动层面，非洲联盟委员会一直积极参与解决办法这一层次的工作，以应对该祸患，这包括采取步骤动员各成员国充分和有效地努力执行非盟打击恐怖主义的规范框架。非盟委员会还继续与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在支持能力建设方面密切合作，特别是在根据2011年7月11日通过的《非盟示范法》拟订必要立法方面提供培训与协助。

基于这些经验，非洲联盟希望分享一些意见并提出一些建议。我们认为这些意见与建议将进一步充实辩论并为今后提供一些想法。

第一，处理冲突局势中的跨界犯罪应成为一个优先干预事项，特别是当它有可能进一步加剧冲突的时候。无论我们是通过维和特派团，还是仅限于特定地理区域的调解来做出努力，我们都应采取一种包容性做法，把有关邻国召集起来，制订并执行种种措施，以减少冲突国际化和旷日持久的可能性。

第二，边境的社区仍是防范跨界犯罪和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第一道防线。应让它们积极参加进来，并通过速效项目和长期复原及发展战略两条途径，为其提供各种备择方案，作为抑制犯罪和恐怖主义的一种手段。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强调，急需建立和恢复国家与边境社区之间的信任。

第三，恐怖主义团体，无论其赞同什么意识形态，始终是精于算计并以利益驱动的实体。它们将继续寻找安全避风港和资源以求生存，并为自己的活动提供资金。以我们的经验判断，治理不善、社区选择有限或根本没有选择、跨界犯罪猖獗的边境地区仍是这些团体最佳的选择。因此，我们必须强化我们的预警机制，以识别可能被恐怖主义团体利用的潜在冲突局势，并采取必要的防范行动。

我们愿明确一点。非洲联盟不提倡关闭或限制边界，也不寻求侵犯国家管理其领土的主权。长期以来，非洲管理松懈的边界使社区联合起来，便利贸易，推动繁荣，并且丰富了我们人民的多样性。但是，“管理松懈”不必成为犯罪和恐怖主义威胁与风险的代名词。这正是非盟《跨界合作公约》旨在实现的目标。该《公约》在2014年6月非洲联盟首脑会议上获得通过。它提供了一个使边境地区变成增长催化剂的合作式框架，以实现社会经济与政治一体化、确保高效和有成效地综合管理边界，并且集体处理跨界犯罪与恐怖主义。

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跨界犯罪活动变成了一种自谋生活的营生，其获利丰厚，超出了传统解决冲突措施可以抵销的程度。因此，有必要采取创新、合作和包容各方的做

法，一切概由各当事国主导、基于其彼此信任与透明度而且不妨碍或限制人员与贸易的合法跨界流动。

我再次感谢安理会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在本次辩论会上分享我们的看法。由于这是今年安全理事会的最后一次公开会议，我愿感谢离任的安理会成员——阿根廷、澳大利亚、卢森堡、大韩民国和卢旺达——对安理会工作的宝贵贡献。同样，我愿热烈祝贺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安哥拉、马来西亚、新西兰、西班牙和委内瑞拉，并再次表示，我们对它们的承诺和能力充满信心，它们会给安理会在履行其任务授权——维护包括非洲在内的国际和平与安全——中带来附加价值。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安东尼奥先生的通报。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文件S/2014/917，其中载有澳大利亚、乍得、法国、约旦、立陶宛、卢森堡、尼日利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和美丽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的案文。

我的理解是，安理会准备对其面前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现在我把该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乍得、智利、中国、法国、约旦、立陶宛、卢森堡、尼日利亚、大韩民国、俄罗斯联邦、卢旺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丽坚合众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决议草案有15票赞成。决议草案获得一致通过，成为第2195（2014）号决议。

我现在以乍得外交与非洲一体化部长的身份发言。

我愿感谢所有专程来此参加本次会议的各位同事。我还愿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

特曼先生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的通报。

我欣见，乍得以安全理事会成员的身份第一次倡议提出了关于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危险和日益紧密关联的首项决议。这凸显出，在努力打击这两种在许多情况下互为加强的现象的斗争中，增进国家间合作并加强能力和联合国协调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欢迎第2195(2014)号决议获得一致通过。

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是给国际和平与安全、特别是给中东、中亚和非洲的和平与安全造成十分不利影响的两个现象。不幸的是，非洲大陆正越来越多地出现这两种现象。近些年来，一些团体——如“博科圣地”组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西非圣战统一运动、伊斯兰法支持者组织、上帝抵抗军和青年党等，不胜枚举——一直在实施的恐怖主义和犯罪行为，在萨赫勒、马格里布和西部、中部与东部非洲愈演愈烈。这些团体表明它们是最危险的，加强了对平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联合国工作人员，特别是维和人员及其设施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它们通过索取赎金并从事各类贩运活动来筹措活动资金。

导致出现这种状况的因素主要包括：各国在把其权力扩大到全境方面的能力薄弱、各国在安全与安全事务中的合作和协调不足、青年失业率高企而且贫困面广。恐怖和犯罪分子团伙利用这些弱点来招兵买马，发展壮大。面对这一严峻威胁，必须加强各国和各个组织打击恐怖和犯罪分子的行动。

关于非洲，我们必须力求通过非洲联盟、区域经济共同体和单个国家建立的各种机制来加强我们的合作与协调。从这个观点出发，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最近在乍得主持下于9月2日在内罗毕举行的峰会呼吁非洲联盟委员会考虑，除其它措施外，设立一个反恐特别基金，在次区域和区域层面建立特别战斗部队，加强通过各警察部队之间合作来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框架，并且对实施和煽动恐

怖主义行径的人发布非洲的逮捕令，同时设立一种机制，以帮助断绝恐怖主义的供资来源。

在这方面，我们应指出，在非洲，恐怖主义的主要资金来源之一是向恐怖主义团体支付的赎金。尽管非洲联盟有反对支付赎金的决定、尽管安全理事会第2133（2014）号决议也明文规定，但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恐怖分子继续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国家因公民遭绑架而支付赎金或作出政治妥协。此外，毒品贩运往往与贩运武器和贩卖人口、非法贩运野生动物和煤炭等自然资源、腐败与洗钱活动等其它形式的有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它们都是不稳定现象日益严重的根源，并且阻碍非洲国家的发展。

我们必须加倍努力打击腐败现象，特别是在安全、打击诈骗活动和边防部门这样做。我们必须加强并确保遵守我们打击此类犯罪的立法和管制措施，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们记得，被戏称为“可卡因航班”的一架波音727飞机于2009年12月降落在马里北部，机上载有约6吨毒品。经由非洲过境，无论是海运，还是空运，和利用萨赫勒陆路抵达地中海沿岸的可卡因，其价值估计为数十亿美元。

在国家一级，乍得对其周边的危机和紧张地区特别感到关切。利比亚危机已经并继续对很大一部分萨赫勒地区的稳定产生严重后果。我们关切地注意到，那里的局势使恐怖主义组织得以建立起安全庇护所。以“博科圣地”组织在中非和西非的野蛮行径为代表的威胁越来越严重，中非共和国和达尔富尔的不稳定和青年党在非洲之角地区发动的不对称战争，都是需要有关国家齐心协力、国际社会加大动员力度来应对的重大挑战。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利比亚的那些邻国不仅致力于支持这些国家内的和平与和解，而且还致力于确保加强对共同边界的监测，以便遏制恐怖主义威胁。有鉴于此，尽管乍得国土面积广而资源却有限，但它正在努力确保其国境之内的安全。我们与苏丹一起建立了一支联合部队，沿我们的共同边界开展联合巡逻，以便震慑各种性质的犯罪分子和匪

徒。在乍得湖流域委员会领导下，我们重振了多国联合部队，以应对该次区域的恐怖主义威胁。

乍得还特别注重区域安全。乍得部队一直在马里开展活动；在那里，我们以巨大的代价帮助追踪打击恐怖团体和毒贩。乍得与其它国家一道，深入参与了非洲联盟2013年3月启动的努瓦克肖特进程，以期加强安全事务合作，并使萨赫勒地区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投入运作。

加强我们各自的国家能力，以充分确保我们自身的安全，主要要靠我们。我们必须在伙伴的协助之下努力开展有效运作，以便打击恐怖主义、跨界犯罪与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法国通过“新月形沙丘”行动与我们并肩开展工作，也感谢美国和欧洲联盟给予支持。

此外，我们呼吁联合国各实体，特别是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及其执行局、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加倍作出努力。我们促请有资源这样做的国家加强其能力，特别是在物资、技术和后勤支助方面。这种支助对萨赫勒和撒哈拉地区的非洲国家来说尤其必要，因为它们必须控制地域广阔的地区。罪犯和恐怖分子往往配备重型武器，并且常常与恐怖主义团体相勾结。

除加强区域之间的合作与协调，以便打击恐怖主义现象和包括武器和毒品贩运在内的跨界犯罪外，我们必须强调消除贫困问题。青年人很容易落入恐怖主义团体的魔爪，因为它们拥有来自毒品贩运和其它非法贸易的丰富资源。为制止严重威胁非洲大陆安全的行为，重要的是，国际社会要支持《联合国萨赫勒区域综合战略》框架内启动的发展方案和项目。

在我们等待秘书长根据第2195（2014）号决议要求提出报告之时，我们希望，批准并执行各项公约、议定书和相关文书将使我们有能力应对表现为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相互关联的挑战。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我现在请安全理事会其余成员发言。

瓦利先生（尼日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邀请我参加本次辩论会，讨论一个对我国和我们所在次区域来说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感谢贵国代表团提供了出色的概念说明（见S/1014/869，附件）来指导我们的讨论。我们认真听取了我们的通报者、费尔德曼副秘书长的发言。我们感谢他分享其深刻的见解。

我国代表团赞同将由尼日尔代表以贝宁共和国和乍得湖流域委员会成员国——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的名义作的发言。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卢森堡、智利和利比亚的外交部长以及阿根廷外交部副部长——出席会议。我感谢非洲联盟泰特·安东尼奥大使所做的发言。

跨界犯罪和有组织犯罪本身就对各国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当它们与恐怖主义交集时，它们变成不仅是对各个国家，而且事实上还是对整个地区更大的威胁。在我的次区域——西非，恐怖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其跨国特点。有证据表明，在次区域行动的恐怖主义团体已经在它们之间形成联盟，并且与有组织犯罪团伙一道从事贩运毒品、武器，甚至贩运人口活动。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盘根错节的联系对西非各国造成了重大挑战。正是认识到这一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西非经共体）的领导人于2013年2月通过了《反恐战略与执行计划》，以打击在西非的恐怖主义及相关的罪恶行径。该计划还旨在促进执行相关的国际反恐文书，并为西非经共体各成员国的联合行动提供框架。

正如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所指出的那样，第1373(2001)号决议明确地强调了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并要求所有会员国通过各项法律，将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按刑事犯罪论处。在这方面，我高兴地注意到，我们尼日利亚人已制订到位多项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法律和机制框架。2014年，为协调各国在打击洗钱和资助恐怖主义行为方面的努力，设立了经济和金融犯

罪问题委员会。同年，为分析各金融机构的货币交易报告和可疑交易报告，设立了尼日利亚金融情报中心。2009年，联邦政府通过了《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管制条例》，其目的是改进对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监测。2011年，联邦政府由于通过《恐怖主义（预防）法》，加强了打击恐怖主义的立法框架。该法令为在尼日利亚预防、禁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提供了各种措施。它还规定了对恐怖分子及其协作分子的种种惩罚。该法令禁止资助恐怖分子，并规定没收恐怖分子个人或恐怖主义机构所拥有的资金和财产。2013年，对该法案作了修订。它现在指定国家安全顾问办公室作为尼日利亚反恐怖努力的协调机构。该法令还要求总检察长在尼日利亚的反恐怖主义斗争中坚持开展国际合作。

国际合作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的价值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在这方面，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参与极其重要。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指出，国际合作可以被用作加强主权和安全——而不是放弃它们——的工具。该办公室还指出，各国可以利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通过分享犯罪情报和金融情报进行合作。《公约》对司法互助、引渡和没收资产所做的各项规定也为各国间进行互惠互利的合作提供渠道。通过其技术援助项目，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帮助该《公约》缔约国加强它们打击有组织犯罪的能力。

尼日利亚赞扬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做的这些和其他努力。它们有助于界定该办公室在打击有组织犯罪中作为全球领导者的作用。同样，我们感谢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发挥了领导作用。

仍然是关于国际合作，我们正在与我们的邻国乍得、喀麦隆、尼日尔和贝宁密切合作，以建立一支多国联合工作队，来打击恐怖主义团体博科圣地组织。该团体已成为不仅是对尼日利亚，而且事实上也是对周边各国的一种威胁。我们还与我们的双边和多边伙伴合作，其中包括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

理事国和其他友好国家，以便果断地处理博科圣地组织问题。我们深切感谢我们获得的援助，并且我们相信，通过持续的国际支助和我们毫不动摇的决心，我们不久就将击溃并铲除博科圣地组织。

在我们的国家应对措施方面，我们已制定到位必要的法律和管制框架，以使恐怖主义团体和犯罪网络难以使其通过跨界犯罪活动所得的钱合法化。然而，这无疑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战争。因此，当恐怖分子和犯罪团伙继续设法找出它们可以利用的漏洞或体制弱点来实施其罪恶活动时，我们有责任保持警惕。我们将继续与我们的邻国和国际伙伴开展合作，以寻找各种办法来有效地缩小并最终关闭恐怖主义团体和有组织犯罪团体可用以活动的空间。

阿瑟伯恩先生（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贵国乍得在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组织本次公开辩论会，讨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有组织犯罪这两种狼狈为奸的祸害，尤其在非洲和中东。打击这两种祸害是第2195(2014)号决议的核心内容；我们刚才在乍得的倡议下一致通过了这项决议。卢森堡也已经成为该决议的提案国。部长先生，我感谢你邀请我参加这一辩论会。最后，我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所做的发言。

我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所做的发言。

我们正在目睹恐怖主义威胁方面一个深刻的变化。这一情况表现在恐怖主义团体企图控制整片领土。在马里北部，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基地组织等团体就是这种情况。在索马里，青年党仍然部分是这种情况。在伊拉克和叙利亚，Daesh的情况当然如此。在所有这些情况中，不论在资金、装备，还是使用非法贩运网络——其中包括贩运矿石、木炭或石油等自然资源——方面，恐怖主义团体都与有组织犯罪分子有着强有力的联系。

我们最应当感到关切的是，跨界有组织犯罪扩大了恐怖分子活动的战略空间。罪犯与恐怖分子

可能有不同的动机，但他们活动的方式和方法大多都一样。就像在萨赫勒等许多边境地区那样，罪犯和恐怖分子在国家力量薄弱或不存在的地方十分猖獗。罪犯和恐怖分子往往利用不稳定局势和冲突。他们利用战争经济，因此对旷日持久的冲突尤其感兴趣。罪犯和恐怖分子不仅通过暴力，而且还特别借助安全机构和司法机关等国家机构的腐败，谋求破坏已建立的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当局的稳定。在实地行动层面，罪犯和恐怖主义分子越来越将安全理事会授权成立的特派团作为直接目标，这些特派团往往没有应对这种威胁的准备。在某些地区，犯罪网络因为来自人口贩卖与武器、毒品和自然资源的非法交易牟利而壮大，恐怖主义通过与这些犯罪网络的勾结变得更为强大。对付这种跨国威胁需要国际、区域和国家各级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以及加强与面临这种双重威胁的国家的合作，并增加对它们的援助。

卢森堡在这方面有着坚定的承诺。我们正努力加强非洲国家打击向恐怖主义提供资金的能力。举例来说，我们为金融情报小组在塞内加尔设立的一个培训方案提供支助。5月份，我们在突尼斯资助了一个由反恐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中东和北非金融行动工作组召开的关于冻结恐怖主义分子资产的讲习班。

秘书长6个月后提交的报告将使我们能更好地确定减少恐怖主义分子从有组织犯罪获利的措施。但是，目前似乎很清楚，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加强执法、边境管制机构和法律结构。建设和平委员会能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向摆脱冲突的脆弱国家提供支助、动员国际社会提供支助以加强这些国家的能力以及鼓励采取区域性方法和国家间合作。

卢森堡尤其感到关切的是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活动对儿童造成过大的影响。正如费尔德曼先生先前指出的那样，儿童的脆弱性使他们容易成为招募的对象。因此，与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儿童应该首先被当成受害者处理。反恐措施应该遵守国际人权和保护儿童的标准，尤其是少年司法规范。儿

童因为与极端主义团体确实有关或遭到这方面的指控而被长期关押，这使他们受到有辱人格或不人道的待遇。我们必须联手打击这种危险的趋势。

2013年1月15日，我作为非常任理事国代表第一次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我当时谈到必须打击恐怖主义（见S/PV. 6900）。那次公开辩论会是在巴基斯坦担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召开的。我谨借此机会对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并和大家一起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塔利班12月16日在白沙瓦对一所学校发动无耻的恐怖主义袭击。这次袭击造成140多人死亡，包括132名儿童。今天，当我们在安全理事会的任期临近结束时，我怀着一定的情感，重申卢森堡对于打击恐怖主义祸患的承诺。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绕了一圈又回到了早先的起点。过去两年，我们坚定地努力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在结束任期时希望，我们为实现这一崇高的目标作出了贡献，尽管是微薄的贡献。我向安理会保证，卢森堡将仍然致力于并不遗余力地为促进安全、发展和人权作贡献。这三个组成部分对于确保所有人都拥有更美好的未来是必不可少的。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
外交部长穆罕默德，我再次感谢你亲自与会。美国高度赞赏乍得发挥领导作用，努力使安理会重点关注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我还要感谢外交部长瓦利和阿瑟伯恩部长今天出席会议。这强调了这些问题极为重要。我尤其赞赏卢森堡关注这些问题对儿童福祉造成的影响。这是在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挑战中，卢森堡一直坚持提出的一个问题，这是卢森堡留给安理会的遗产的关键部分。美国非常热切地支持尼日利亚、乍得和其他多边伙伴努力打击恶魔运动——“博科圣地”组织。

尽管恐怖主义分子和跨国犯罪组织的动机有所不同，但它们使用的残忍暴力，造成的不安全、恐惧和苦难却通常惊人地相似。恐怖主义分子和跨国犯罪组织日益相互学习使用复杂的方法筹集资金、移动人员和武器，并散布作为其力量的一个关键来

源——恐惧。我们可以到处看见恐怖主义团体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相互交流促进。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胜利阵线和许多其他恐怖组织通过绑架勒索每年筹集数千万美元。在索马里，青年党通过非法的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木炭出口增加收入。据估计，索马里2013和2014年出口了价值2.5亿美元的木炭，其中30%进了青年党的腰包。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团体定期通过马格里布和萨赫勒贩运网获得武器，他们和跨国走私者依靠的是同一条贸易路线。极端主义团体通过各种跨界犯罪活动——从贩卖毒品到盗窃自然资源——来筹集资金。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是这些团伙日益采取类似运作方式的另一个例子。伊黎伊斯兰国使用恐惧、威胁和袭击的手段从地方企业和贸易商手里勒索钱财，抢劫银行和家庭。伊黎伊斯兰国通过建立已久的区域性走私网跨境运输石油，通过黑市销售石油每天获得大约一百万美元。据可信报告称，伊黎伊斯兰国利用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所说的“喋血古迹”，通过中介将石油卖给世界各地不道德或不知情的买家而牟利。

这些筹集资金的新来源使极端主义团体能使其收入渠道多样化，减少了它们实施可怕袭击所需资金被扰乱的风险。随着恐怖主义分子的犯罪活动变得更大胆，更有目标和手段，安全理事会有必要更好地了解其战术。我们必须开发和部署一整套复杂的工具，破坏这些不断扩大的网络，切断它们产生的资金流。为此，安理会应该优先进行三项工作。

首先，安理会应加强国际合作，这是遏止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所必需的。我们已经采取步骤满足这一迫切需要，包括关于伊黎伊斯兰国的第2170（2014）号决议和关于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第2178（2014）号决议。我们已经根据《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和三项联合国药物管制公约建立了强有力的国际法律框架。将它们综合在一起予以

有效执行，就能为认识和应对各种不同形式的跨国犯罪提供共同的基本手段和工具。

在这项工作的基础上，安理会应该鼓励会员国采取更多措施，集体应对这些跨国威胁。比如，应该加强国际合作以促进交流信息和分析恐怖主义分子和犯罪网络。美国有效地使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以此作为与超过55个国家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法律合作和执法合作的基础。我们使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双边条约，已经把将近30名逃犯引渡回美国，他们将面对起诉。需要加强各国政府之间和政府内部的合作，这样我们才能把来自执法、军事、外交和情报部门的专家集中到一起这就是安理会今天呼吁会员国携手固守边境、打击非法融资和洗钱以及落实国际最佳做法和履行现有各项公约的理由。

第二，安全理事会应该认识到，治理不善会鼓励恐怖分子使用犯罪手法，而这又会加剧治理不善。恐怖主义团体和罪犯都蜂拥到腐败猖獗和有罪不罚之地。因此，加强脆弱国家的刑事司法体系是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最有效办法之一。由于我们的集体安全受到最弱环节的制约，我们应该共同建立更强而有力和更加透明的超越我们边界的治理和司法体制。单凭军事措施是不够的。

第三，安全理事会应该呼吁各国协助深受这种可怕威胁的国家。面对这些挑战需要运用我们手头拥有的所有工具，包括新的执法和刑事司法工具到财政措施和金融制裁等各种工具。但是，所有国家目前并不拥有采取这些措施的相同能力。因此，会员国应该确定最需要给予具体协助的领域并集中在这些领域提供支持。我们特别欢迎联合国反恐机构而尤其是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的监测组、反恐委员会执行局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在查明威胁和能力差距方面发挥的作用。

如其他代表提到的那样，我们渡过了恐怖主义分子猖狂袭击的恐怖一周。星期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杀害了145人，其中132人是年龄5岁至17岁之间

的孩子。这是对一所学校发动的令人发指的袭击。一个名叫Zeeshan的学生告诉记者：“我看到拿着武器的人走过一排排学生，对着他们的头开枪”。星期三，在叙利亚Deir ez-Zor省挖掘到一个估计埋葬着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处决的230多具遗骸的乱葬坑。昨天，我们得知周末在尼日利亚东北地区Gumsuri村的袭击中有100多名妇女和儿童遭到绑架，并有35人遭到杀害。估计这是博科圣地组织干下的勾当。

我们知道，要防止这些袭击，我们还要加一把劲，不仅在巴基斯坦、叙利亚和尼日利亚需要如此，在我们所有国家都需要如此。我们必须铲除威胁我们集体安全的团伙，但除非我们根除极端主义份子日益用于助长它们恐怖行为的有组织犯罪网路，我们就无法达到这个目标。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关于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们赞赏你在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继续挑战国际社会的决心和努力之时选择这个特别议题。我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所作的通报以及他干练地协调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各种举措。我也感谢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的通报。我们赞同他以非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

我们注意到，尽管过去十年对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关系有许多发现，但安全理事会并没有一个专属论坛共同讨论这两个议题。卢旺达认为，解决其中之一的有效战略应有助于制定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战略。

有组织犯罪，诸如在中部非洲地区特别是在中非共和国贩运野生动植物；海盗行为；马里北部地区贩运毒品；绑架勒索；青年党参与的木炭非法交易；武装团体进行的非法矿产交易，包括解放卢旺达民主力量（卢民主力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进行的灭绝种族运动以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在

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其他恐怖主义团体进行所有走私活动，都已经成为恐怖主义组织的生命线。更加令人担忧的是有组织犯罪助长了摆脱冲突的国家的不稳以及脆弱国家的崩溃。在非洲，从东非海岸到西非海岸都是如此，有组织犯罪破坏了治理和问责结构，创造了滋生恐怖主义组织的土壤。

我们应该加强国家执法和反恐机构的能力，确保所有利益攸关方进行有力的协调和合作，这样我们才能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取得成功。在这方面，我希望刚才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要求秘书长提交的报告将能使安理会对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评估，并同时考虑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特别是非洲这方面的工作所需的投入并对处理这些问题所需的有效措施提出具体建议。

我们欢迎昨天参加努瓦克肖特进程的国家就加强萨赫勒-撒哈拉区域的安全合作和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运作举行的首次峰会通过的努瓦克肖特宣言。这份宣言强调了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交流信息和情报的重要性。在这方面，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与非洲情报和安全事务委员会继续进行合作对铲除非洲大陆这两项祸害至为关键。

边界安全和管理依然是当前遭到恐怖主义分子袭击威胁的国家面对的核心挑战之一，尤其在非洲地区。因此，缺乏有效控制边界安全和管理的能力能轻易助长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进行和使恐怖主义团体的行动不受阻挠，这对国家权威和主权都造成不利影响。

在这个背景下，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关于联合国反恐项目的组合突出显示其中具有解决全球和非洲大陆边界安全和管理问题的重要项目。不过，还需要进行更多工作，包括安理会进行更多工作。我们需要利用安全理事会的现有任务规定和工具，分析跨国有组织犯罪网络与国际恐怖主义份子和组织网络之间的组织和运行关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进行国家间和区域合作援助极其重要，因为除了其他问题之外，还需要信息共享以及情报收集和分析的共同方法。

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困扰着一些联合国部署了维和特派团或特别政治特派团的地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些特派团既没有因应这些祸害的任务授权，也没有铲除这些祸害所需的能力。这就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和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的情况。因此，考虑到恐怖主义威胁的范围，必须针对具体局势制订具体的联合国维和授权。与此同时，我们期待秘书长任命的和平行动问题高级别小组将提出建议。我们认为，预计于2015年年中提交的秘书长报告将指导安理会在考虑到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等新出现的各种威胁的情况下确定其未来维和行动授权的侧重点。

最后，我们认为，考虑到世界各地联合国维和行动所处的政治格局以及其所派驻地域，此类辩论会应当继续采取公开的方式，以便安理会和部队及警察派遣国之间未来能够进行深入交流。

苏阿因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乍得外交部长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邀请我参加本次辩论会。我还要通过他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我还要欢迎尼日利亚和卢森堡两国外交部长以及安全理事会其他成员国的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阿根廷最强烈地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并且认为，这种行为不仅对国际和平与安全，也对人类尊严、和平且文明的共存以及民主体制的稳定和巩固构成威胁，而且还阻碍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

各国必须对助长恐怖主义蔓延的各种条件进行深入透彻的分析，这些条件除其他外包括存在长期悬而未决的冲突，缺乏法治，人权遭受侵犯，出于族裔、民族或宗教原因而遭歧视，在政治上受排斥，在经济或社会上面临边缘化以及缺乏善治，同

时也应确认这些条件无一可作为恐怖主义行为的借口或理由。

通过媒体造成的恐怖全球化，助长了恐惧的蔓延。然而，军事应对措施早已显示其带有种种局限性而且不起作用，因而决不能成为打击恐怖主义的首选方案。根据《联合国反恐战略》，我们需要采取全面的措施，以加强我们的集体工作，除其他外消除助长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切断其资金来源。因此，我们必须一道致力于使法治在我们每个国家得到充分实施，因为现在亟需建立一个以有效多边主义与合作为基础的平衡、公正的全球秩序，同时促进各项社会包容政策。

阿根廷关切地注意到，有人企图将恐怖主义与跨国组织犯罪混为一谈，似乎两者具有相同的性质、方法和目的，或者似乎两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因此，必须澄清的是，恐怖主义是一种十分具体的现象，属于国际法律体系所涵盖的范围，需要采取独特的办法来对付，而这些办法不能套用于其他犯罪行为，因为它们属于其它法律体系所管辖的范围。

《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巴勒莫公约》——及其议定书构成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法律框架。同样，联合国的国际反恐公约具体指明了属于恐怖主义性质的各种行为。虽然国际社会尚无法就恐怖主义达成普遍可接受的定义，但却有可能确定哪些行为属于国际社会所谴责的行为。

阿根廷曾经两次遭受国际恐怖主义袭击，那两次袭击是在狂热主义和毁灭心态驱使下实施的：1992年针对以色列大使馆的袭击以及1994年针对阿根廷犹太人互助会的袭击。去年9月阿根廷总统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时说道：

“我国阿根廷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是曾经遭受野蛮恐怖袭击的仅有两个美洲大陆国家。”
(S/PV.7272，第8页)

我们深信，必须在法治框架内并且在尊重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打击恐怖主义。我们深感憎恶的是，有人认为在某些情况下可以接受侵犯人权行为。我们还呼吁各国在采取反恐措施时应当充分尊重国际法，其中尤其包括国际人权法、国际人道主义法和难民法。这类措施还必须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载的宗旨与原则，例如各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不干涉内政原则。

我要表示，我们深为关切的是，所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进逼对宗教和族裔少数派构成了种种威胁，对区域和国际和平、安全与稳定造成有害影响。伊斯兰国的扩大与巩固，以及教派暴力的蔓延，都是长期不受控制的叙利亚冲突军事化的结果，而这场冲突的根源在于当地、区域和国际各方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通过和平方式调和分歧，此外也在于大量武器流入各方手中。阿根廷始终最强烈地呼吁国际社会避免通过提供军事装备加剧叙利亚冲突。

阿根廷也一再谴责有些国家采取双重标准，根据自身利益和地缘政治考虑来确定其行动和言论。我们总是告诫各方，这种行为会对国家间和平共存构成各种危险，因为它把公认的国际法规则置于从属地位，致使这些规则受到那些视情况而变的特定目标的摆布。我们还对恐怖团体在非洲推进深感关切，因为这会阻碍该大陆各国为促进本国人民经济社会发展所做的种种努力。我们坚决谴责一再针对非洲国家实施的种种袭击行为，其中包括那些以联合国办事处为目标的袭击事件。与在其他地方一样，在非洲，国际社会需要开展合作与协作，以便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在打击恐怖主义时，首先需要各国坚定致力于在国家一级对付恐怖主义行为，不向恐怖主义相关活动的实施者或参与者提供协助，并且加强国家立法，注重对肇事者进行起诉或引渡。第二，我们必须从根源上消除这一现象，尤其是消除造成边缘化和政治排斥的各种条件，并且促进各国人民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阿根廷深信，联合国作为多边系统的基石，必须是领导各国展开反恐行动的组织。我们固然重视其它各种的论坛和倡议所能做出的贡献，但本组织却能确保所做决定的合法性在各项标准、指导或者良好做法中得到反映。我们深信，通过联合国根据本组织各项原则开展的多边合作，将使我们能够在充分尊重国际法、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情况下应对恐怖主义威胁，从而为我们所有人建设一个更安全的世界。

还有不到两周时间，阿根廷就将结束其本次安全理事会非常任理事国任期。过去两年，在玛丽亚·克里斯蒂娜·珀西瓦尔大使的领导下，我国代表团致力于实现联合国的各项宗旨和原则。这些宗旨和原则也使我国的外交政策有活力。它们也是阿根廷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女士在2012年9月大会第六十七届会议发言（见A/67/PV.7）中所确认的那些。她在发言中强调指出，我们正在奋力实现的是建立在真相、公正与平等基础上的真正和平。她接着断言，各国若得不到平等对待，和平就不可能实现，而且无论和平与人权在哪个国家受到威胁，我们都肩负着捍卫它们的明确使命。

在这方面，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贵国代表团以及安全理事会2013和2014这两年的各位成员，感谢有机会一起为达成协议和消除分歧而不断工作，以便根据《联合国宪章》承担起我们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共同职责。

拉韦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安全理事会现任主席国乍得及你本人主动召集本次重要辩论会，讨论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这一议题。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都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因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就一项能够使我们成功应对恐怖主义多方面表现形式的战略达成一致。

在白沙瓦发生可怕的恐怖袭击之后，智利代表团与其他人一道，再次向巴基斯坦表示慰问。无论

是这次袭击所选择的受害者，还是袭击所使用的野蛮手段，都反映出这类恐怖主义逻辑能够产生的极端后果。这也是大范围敲响的一次警钟，告诫我们所有人必须有效地——我再说一遍，有效地——应对向我们所有人逼近的恐怖威胁，因为这种性质的袭击实际上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袭击。因此，如主席国分发的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所述，我国十分赞赏关于今天正在讨论的问题的全面描述。乍得赞同其主要内容，尤其是关于考虑对其现有工具启动战略审查的建议，以压缩跨界犯罪给恐怖团体带来的战略空间。

我们掌握着无可辩驳的证据，能够证明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在各种层面都有这种互动；而这种互动直接削弱我们建设一个安全世界的能力。尽管对恐怖主义组成要素的定义尚未达成共识，但我们知道，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不可接受的非法政治工具。一些恐怖团伙使用“军队”、“抵抗阵线”或“政党”等名号，试图在实现其目的方面取得某种合法性。然而，正是他们在战斗中使用的手段却是不可饶恕的，我们应当利用一切可能的力量和武力予以打击。在关于该问题的讨论中，智利一次又一次地指出，恐怖主义行为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

联合国在打击这些现象方面发挥着根本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协调有系统地执行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国际文书，加强我们已有的武器库。掌握着跨界有组织犯罪所得的恐怖主义团伙，通过其行动削弱了各国的权威和能力，这不仅影响一国及其公民的跨界现状，而且还改变国际安全结构，其中当然包括联合国通过维持和平与安全行动实施的行动。

因此，为打击与犯罪组织洗钱有关的资助恐怖分子行为而开展国际协调与合作，依然是国际社会在这十年内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在这方面，我们还认为，考虑最佳做法和从安理会各制裁委员会工作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它们旨在控制武器和自然资源非法贸易的努力，是一种

有效的手段，藉以查明跨界犯罪和恐怖主义的主要进出渠道和资金来源。

智利认识到，在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问题上存在各种不同的立场。尽管我们知道，并非所有的有组织犯罪团伙都是恐怖分子，也并非所有恐怖分子都属于有组织犯罪团伙，然而必须承认的是，许多恐怖主义团伙是通过勒索、使用和招募儿童、非法偷渡移民和非法贩运人口、绑架、贩运武器和毒品、走私矿物、渔捞和其他非法开采自然资源行为等非法活动运行和得到资金的。此外，几乎没有恐怖主义团伙能够在不从事有组织犯罪相关活动的情况下运行。这就是为什么，恐怖主义团伙为获取资金而参与有组织犯罪活动是一条关联线索，应当从行动和战略的角度深入分析。

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组织能够破坏各国的社会和政府，损害包括最弱势群体在内的公民安全。我们认为，预防和遏制此类活动固然是优先要务，但对此类罪行分类绝不是消除该现象的唯一方式。我们要再次强调，我们用来打击恐怖主义的最有效工具是教育、消除不平等现象、包容性发展和继续与社会被边缘化程度最甚的群体共同工作。

鉴于这两种现象之间复杂的互动，同时由于各方特别关注它们对民间社会、各国和国际制度的潜在影响，乍得提议的战略审查将使我们能够更透彻地了解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并有助于更好地确立我们预防和消除这两种现象的能力。为此，智利非常感谢乍得。

智利将继续支持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因为我们确信，我们藉此在为我们各国社会的尊严、和平、稳定和包容性发展作贡献。

吴浚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组织并亲自主持今天的重要辩论会。本次辩论会很适时，因为恐怖主义与跨国组织犯罪之间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要求国际社会立即关注。我国代表团欢迎通过第2195（2014）号决议。

这是安全理事会为解决这一涉及多方面的问题而通过的首个独立决议。

恐怖主义与跨国组织犯罪早就令国际社会感到关切。基地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其他恐怖主义团伙借助暴力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与此同时，跨国犯罪对稳定、尤其是非洲的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同时阻碍社会经济发展并且危及建设和平努力。正如在跨国犯罪为恐怖分子提供资金和其他资源来资助其恐怖主义活动的案件中看到的那样，更糟糕的是，来自恐怖主义与跨国组织犯罪的复合威胁。

在这种令人忧虑的背景下，该是时候了，国际社会要加紧努力，切断这两种祸害之间的恶性联系，并采取综合的办法对付它们。首先，应当切实中断使恐怖分子受益的非法贸易和犯罪活动。我们欢迎该决议中采取重点突出的办法来处理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问题。我们注意到安理会最近的行动，包括第2170（2014）号决议和关于恐怖主义的主席声明（S/PRST/2014/23）。在安全理事会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一级，审议正在进行，以期通过对付资助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问题的具体建议。然而，这些努力只有得到落实，才富有意义。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充分执行这些措施和联合国其他相关公约，以防范和打击通过跨国犯罪资助恐怖主义。

第二，我们必须堵住恐怖主义正在利用的结构漏洞。非法市场的存在使得恐怖分子能够从其犯罪活动中牟利。治理不得力、边界管理松懈和走私活动猖狂全都为这越来越危险的结合提供了便利。我们应当加紧努力，加强法律和机构能力，尤其是边境和海关管制方面的能力。

虽然各国政府对此问题负有主要责任，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解决这一问题。在这方面，我们支持不断发展中的区域举措，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关于西非的非法毒品贩运、相关的有组织犯罪和药物滥用问题的《区域行动计划》和非洲联盟

的《药物管制行动计划》。我们也呼吁相关的联合国实体，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加强协调，以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第三，我们必须处理助长犯罪活动和恐怖主义的结构条件。正在与贫穷和冲突作斗争的国家更易受到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形成的更加严重的威胁。这种联系使得其社会经济发展和解决冲突努力更加复杂。在这方面，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大韩民国认为，要战胜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整个国际社会都应当做出上述各种努力。我们将在这项共同事业中继续尽我们的本份。

德拉特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和泰特·安东尼奥先生所作的情况通报。我们还要欢迎乍得外交部长穆萨·法基·穆罕默德先生，欢迎他倡议召开并主持了今天这场公开辩论会。我衷心感谢他，并对乍得出色地担任本月安全理事会主席向他表示更热烈的祝贺。

我赞同欧洲联盟观察员将要作的发言。

恐怖主义是一种危及所有国家的全球祸害。这一现象在脆弱国家或者正在重建的国家发展时，甚至更令人担忧。正因为如此，安理会在乍得倡议下有一次机会来讨论非洲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问题才特别有用。

恐怖主义威胁在非洲大陆日益明显。在马格里布和萨赫勒，秘书长在其报告（S/2014/397）中指出，同2012年相比，2013年的恐怖主义袭击增加了60%。在东非其他地方，如肯尼亚，2013年9月在西门购物中心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我们仍记忆犹新。

有组织犯罪的增长，其本身就是对各国稳定的一种威胁。它也是滋生恐怖主义活动的土壤。现在往往是靠着各种贩运活动——索马里青年党贩运煤炭、西非贩运人口和毒品、利比亚贩运军火——以

及使这些团伙能够资助自己的盗窃和掠夺行为，或者正如我们本周再次吃惊地看到的那样，尼日利亚“博科圣地”组织某派别绑架行为，这些恐怖主义活动才滋长繁衍。这些都属于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组合起来催生非洲国家和世界真正坏疽的诸多情形之列。

国际社会必须尽一切可能，防止某些非洲国家落入恐怖分子手中，或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法国承担起其全部责任，在马里采取干预行动，以防威胁到巴马科的恐怖分子逐步推进。如今，我国针对萨赫勒—撒哈拉地带推出了一项新战略，旨在同时处理安全、发展和治理问题。此项战略涉及同六个国家——塞内加尔、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尼日尔和乍得——的合作，它的具体目标是增强各国的能力，使它们不仅有打击恐怖主义和大规模贩运活动的手段，而且还有打击激进化行为和促进区域合作的手段。

法国的萨赫勒—撒哈拉战略意味着每年提供4亿多欧元的双边发展援助。此外，2014年应萨赫勒五国的请求而发起的法国“新月形沙丘”军事行动是法国为在萨赫勒打击恐怖主义和改善安全所作的贡献，尤其是为了遏制恐怖主义团伙在该地区的活动。

但是，至关重要的是，非洲要对各种危机找到对策。区域和次区域各级的努力应当继续下去。在这方面，我们欢迎举行已于12月16日结束的达喀尔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论坛，其目的就是要让安全部门的利益攸关方会聚一堂。我们也欢迎布约亚先生及其团队开展的工作。

关于萨赫勒问题的倡议——联合国战略，或非洲欧盟和欧洲联盟的那些战略——的多样性，是国际社会被积极动员起来的一个迹象。我还欢迎建立萨赫勒五国集团，其目的是协调各关键国家之间的努力。事实上，我们必须确保适当地协调这些倡议。在联合国，我们欢迎由让-保罗·拉博德先生领导的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就萨赫勒边境问题正在开展的工作，以及由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主

导的反恐怖主义综合援助倡议正在开展的工作。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所开展的工作也极为重要，必须继续下去。

所有这些努力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但是它们必须继续下去，以便在所有领域形成具体的项目。能力建设应当是联合国的一项优先事项。联合国还应帮助该区域各国和各非洲组织加强它们在反恐领域的合作。我们支持在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的背景下落实这类倡议。我们今天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将使我们更好地概览联合国为解决有组织犯罪为恐怖主义提供支助的问题正在进行的努力，并在此基础上加强本组织应对这一挑战的努力。我国决定成为该文书提案国。总之，法国将在欧洲框架内并在安全理事会为旨在协助非洲国家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各项倡议继续提供国家支助。

刘结一先生（中国）：中方欢迎乍得倡议召开关于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和安东尼奥大使代表非盟所作的通报。

最近一段时期，恐怖事件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频繁发生，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恐怖事件覆盖地域更广，恐怖分子手段更加残忍，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从事煽动和招募等活动，并与跨国有组织犯罪合流，对国际和平安全构成严重现实威胁。面对严峻的反恐形势，国际社会必须更加紧密地开展合作，加强信息情报交流，共享成功经验，采取一致行动，有效打击恐怖主义，共同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我愿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要有效遏制恐怖主义，国际社会就必须坚持统一标准。反恐不能采取双重标准，不能有选择性，不能把恐怖主义与特定民族或宗教挂钩。反恐行动应当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主导作用。各国应当根据《全球反恐战略》和安理会相关决议，采取切实措施切断恐怖组

织获取人员、资金、装备以及进行煽动和宣传的渠道，同时综合施策，铲除滋生恐怖主义的土壤。

第二，要高度重视非洲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的前沿地位。在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作用下，非洲部分地区政治、安全局势动荡，恐怖主义借机向非洲各国渗透，严重威胁地区和平安全稳定，制约非洲经济社会发展。非洲反恐工作是全球反恐努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社会必须高度重视，积极支持非洲国家和区域、次区域组织打击恐怖主义，维护非洲和平安全。国际社会应当切实帮助非洲国家加强反恐能力建设，向非洲国家提供不附加政治条件的援助。联合国应把帮助非洲国家提高反恐能力作为落实《全球反恐战略》的重要优先领域。联大反恐执行工作组、安理会反恐执行局等反恐机制应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帮助。

第三，反恐工作要突出针对性。一些地区、特别是非洲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联系紧密。恐怖组织通过跨国走私武器和毒品、从事非法贸易等筹集资金，损害有关国家主权，加剧国内冲突外溢效应，威胁地区安全稳定。相关地区反恐工作必须同步推进反恐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努力，切断两者间的链条。国际社会应当帮助有关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加强边防、海关、禁毒等能力建设。联合国驻有关国家政治特派团要提高对当前反恐工作新特点的重视，积极提出工作建议，发挥好协调作用。国际社会要重视恐怖组织利用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从事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和打击。

中国同样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对有关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面临的恐怖威胁感同身受。中国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符合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非洲人民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支持非洲国家的反恐努力。中国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缔约国，中方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等措施积极履行公约义务并推进相关国际合作。中方将继续与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国家就反恐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问题开展双、多边交流和合作，在力

所能及的范围内向有关国家提供物资和能力建设等援助，携手推进国际反恐努力，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无论恐怖分子可能利用什么借口来为他们的杀人行径开脱，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完全没有任何理由的。恐怖主义无异于对我们全人类的攻击。种种恐怖事件——如三天前在白沙瓦发生的屠杀在校儿童事件，加剧了极度的紧迫感，促使安理会继续高度关注国际恐怖主义构成的威胁并对此果断采取行动。

在这方面，主席国乍得倡议通过凸显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来推进安理会的反恐议程，是值得赞扬且高度相关的，这使我们更好地了解恐怖主义团伙是如何通过与跨国犯罪团体勾结，并且有时通过效仿它们来设法维持其活动的。

如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表明的那样，从阿富汗和叙利亚到西非和萨赫勒，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起到了力量倍增的作用。它们通过筹集资金和提供后勤支助、分享技能和战术，加强恐怖团体，以至于它们之间的界线有时极其模糊。这些相互关联的安全威胁不仅利用了不稳定，而且本身是助长冲突的因素。这些威胁结合在一起加大了对广泛的预防冲突和解决冲突努力的挑战，并要求拿出多方面的综合对策；在我前面发言的大多数代表都强调了这一点。

今天，我要集中阐述三个关键领域。有针对性地讨论这些领域可切断这些联系，并大大削弱恐怖分子继续从事其活动的 ability。第一个领域是打击洗钱和非法资金流动。有人用各种非法伎俩来掩盖资金来源及其接收者并将资金转移给恐怖团体。各国在有效查明和预防现金非法跨境流动、迎头应对往往与特定犯罪活动有关联的非法供资新趋势和新来源、为替代汇款制定适当的规章、遏制为资助恐怖主义滥用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性组织的行为等方面的能力，是反恐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

我们要强调全面执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制定的综合国际标准和加强与类似区域机构协作互动的重要性。

第二个关键领域是打击被用作自我维持的筹资手段的非法活动。恐怖组织越来越多地依赖对自然资源的非法开采、毒品贩运、为强迫劳动和性剥削目的的人口贩运、绑架勒索赎金行为以及文物、象牙、野生动物的非法交易，所有这一切一般都由跨国犯罪网络实施。鉴于这些活动的多样性和从事这些活动的环境，重要的是，执法措施要不脱离这些背景，并且要考虑到特定的线路、商品和其他具体情况。

第三个领域是打击恐怖分子、武器和装备的非法移动。过去几年，我们看到外国恐怖战斗人员具备前所未有的流动能力，并且流向冲突地区。招募他们的策略和方法变化之迅速快于我们对付威胁的对策，而且，他们的活动范围似乎不受疆界限制。另一方面，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非法军火和武器而且此类武器在深受边界疏于保护之害的受冲突影响地区内外无阻碍地流动，正在改变着安全环境，并且使平民受到伤害的风险不断增大。为了切断这种跨界流动，必需切实有效地对边界实施实际管制，在过境点分享信息并具备分析能力，同时实施有效的制裁和武器禁运。

我们还要指出，纵使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构成的威胁截然不同，但对付它们的手段往往密切相关，无论是确保边境安全、跟踪资金流动、瓦解非法企业还是遏制罪犯和恐怖主义分子的流动，都是如此。这就更加需要在应对这些威胁的国际和区域努力方面做到协调一致，无论是在各组织内部还是在各组织之间都是如此。这适用于联合国系统本身，因为联合国各实体在单独应对这两种现象方面具备丰富的专门知识，但必需更加密切地协作互动，并且在彼此的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特别是在能力建设方面。联合国在实地的存在应该是这些努力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设计维和行动、政治特

派团的任务授权时，以及在国家工作队的工作中，安理会都应考虑到这一点。

关于瓦解恐怖主义网络和削弱其行动基地，“一个联合国”原则永远有效。采取典型的各自为政方式零敲碎打地做出的努力将既无助于反恐，也无助于解决冲突，最终也无助于实地的发展努力。

鉴于恐怖主义威胁的范围和性质及其与地下犯罪组织的现有联系，区域办法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也不可能够的。非洲联盟主导的区域合作倡议、努瓦克肖特进程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活动是在西非和萨赫勒进行区域合作的良好范例。两天前，在乍得担任主席的安理会举行的公开辩论会（见S/PV.7343）是个好机会，可借以反映联合国与非洲区域伙伴之间的合作如何能够得到进一步推进，包括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

在结束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表示，我国代表团希望，今天通过而且立陶宛也是其共同提案国的第2189（2014）号决议将为在各级动员消除这一现象的努力做出切实贡献。在这方面，我们期待着秘书长的报告，其中载有关于两项具体方案的建议，一项方案是为了加强会员国的能力以及联合国为切断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所需开展的活动，另一项方案是为了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立陶宛赞同今天晚些时候将以欧洲联盟的名义作出的发言。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并亲自主持本次辩论会。我还要感谢费尔特曼先生和安东尼奥先生今天的发言。

今天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涉及全球反恐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包括得益于跨国有组织犯罪的资助行为使恐怖分子能够实施更多致命的恐怖活动。罪犯可能从事非法物品交易，但是，当恐怖分子得益于此类活动时，他

们更卑鄙地以人命货币做交易。可悲的是，我们天天看到这方面的证据，包括本周，当时这么多幼小的巴基斯坦学生在白沙瓦被恐怖分子枪杀。

在联合国维和人员处于前线的地区，最突出的是在非洲，跨国有组织犯罪也增加了维和人员工作的风险和复杂性，并破坏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努力。

联合王国对今天的倡议表示欢迎，主要原因有三个。首先，它及时提醒联合国会员国现在有义务禁止一切形式资助恐怖主义的行为。我们有责任切断支持恐怖主义的生命线。联合国有一组强有力且具有约束力的反恐决议。除了制止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长期义务以外，我们还必须努力全面落实最近关于绑架勒索赎金、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威胁和必需切断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资金来源的反恐决议。主席先生，我特别欢迎你在发言中强调必需着手处理恐怖主义继续通过绑架获取资金的手段问题。我们还必须充分执行根据第1267（1999）号决议通过的制裁制度。值得重申的是，安理会根据《宪章》第七章制定的制裁制度为所有会员国规定了义务。

其次，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性质不断演变令人严重关切。越来越明显的是，世界许多地区的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青年党和博科圣地组织等，都在利用跨国犯罪贩运团体。在有些情况下，有证据表明，正在处理的非法商品的数量与日俱增。武器、人员、毒品、原油、艺术品或野生动物的贩运活动为恐怖团体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必需禁绝所有这些来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2014年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中非共和国恰如其分地扩大了制裁指认标准，以涵盖野生动物及其产品，而且在索马里海岸，我们授权阻截贩运木炭的行为，以切断另一个非法资金来源。然而，正是伊黎伊斯兰国提供了这一趋势的最具挑战性的例子。据普遍估计，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上销售石油的利润每月高达数千万美元。这种非法交易使资金直接落入恐怖分子手中。

第三，今天的决议集中关注继续为所有受影响国家和地区提供能力建设援助的必要性。只有会员国对恐怖主义采取多领域综合应对措施，才能带来持久解决办法，这些措施包括确保适当的刑事司法、在起诉反恐案件时尊重人权和国际法以及实施有效的边界管理。我们今天授权编写的报告可以有所帮助。它可提供一个机会来评估联合国相关反恐工具，以便就该问题制定一个更加协调、全面和有效的国际应对措施。我们有着绝佳的联合国资源可供利用。反恐怖主义执行局是分析专门知识中心，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是能力建设专门知识中心。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也可发挥关键作用，联合国反恐中心为受影响的会员国提供新的支助来源。我们必须采取统一的应对措施，利用一切可用的工具。

我已概述了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反恐怖主义国际框架、恐怖主义威胁的紧迫性以及反恐怖主义能力建设的必要性。2014年，安理会已经采取步骤，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应对措施，但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今天的决议是又一个值得欢迎的步骤，可借以确保我们所采取的应对措施能够应对恐怖主义祸患的各个方面。

哈穆德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主持这次以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间联系为重点的极其重要的辩论会。我们表示十分赞赏乍得为起草刚刚通过的关于这个议题的第2195（2014）号决议所做的努力。

恐怖主义本身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当涉及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时更是如此。毫无疑问，这进一步损害到受影响国家的稳定、安全与主权，也使平民进一步面临更严重的暴力，进而加大寻找冲突解决办法或达成冲突和解的难度，而且还将增加危机向邻国蔓延和危机延长的可能性。

世界各地尤其是中东和非洲的恐怖组织一直在寻找可持续的供资，以便用于实施恐怖主义活动和

巩固收入来源。为此，它们依赖一些非法来源获取资金。这就要求所有会员国更加重视和关心资助恐怖组织的问题，更加积极地解决切断恐怖组织资金来源的问题。

恐怖组织使用和利用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的情况并不限于特定区域。如今我们看到，恐怖组织正参与在索马里、尼日利亚、利比亚、也门、叙利亚、伊拉克、马里和阿富汗等国实施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及中东其他类似恐怖组织就是摆在我们眼前的具体例证，证明了这些组织如何从有组织犯罪中获利。

要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跨国犯罪活动，并切断两者之间的关联，会员国就必须开展诸多精心制定的措施，主要包括制定适当的刑事司法制度和国家立法，以及实施边界地区发展计划，以避免征募和参与走私网络，避免与恐怖分子的任何合作。对各国来说，同样重要的是，必须毫不拖延地冻结属于恐怖组织的资金、资产或经济资源。边界管制活动和边界管理措施是这方面一切努力的基础。同样十分重要的是，在开展这些活动和措施的同时，区域和国际各级相关主管机构之间应当开展适当的区域协调与合作并共享信息，包括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这样做，国际刑警组织可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此外，执行包括供资和旅行禁令在内的联合国制裁制度，将为解决该现象奠定坚实基础。然而，仅靠制裁制度还不足以彻底解决该问题，因为同时还需要执行国家和多边层面的安全和预防性措施，联合国各实体也需要加大其工作力度，为此应缔结和加强与会员国之间经过妥善规划的伙伴关系，从而向各国提供能力建设领域必要的具体支助，并使它们能够兑现其承诺。

约旦付出巨大的努力，监测和管制本国边界，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恐怖组织的恐怖分子和犯罪活动。这些组织企图进行边界渗透，输送恐怖分子进入邻国从事恐怖活动，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警惕

恐怖组织试图在整个区域建立走私网络，这将对所有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约旦再次呼吁其他国家、国际伙伴以及与反恐恐怖主义和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工作有关的联合国所有实体提供必要支持，帮助处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第一线的国家建设能力，使它们能够应对这一危险，承担重负并增强其边界管制能力。

最后，我们期望看到秘书长即将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关于联合国各实体为解决从受影响区域有组织犯罪中受益的恐怖分子的威胁而采取各项努力的报告，也期望看到联合国为加强各国能力而提出的具体建议和备选方法。

扎盖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感谢乍得代表团今天及时主动地召开会议，探讨如此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我们要感谢副秘书长费尔特曼先生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安东尼奥先生的实质性通报。

首先，我谨向最近遭受恐怖主义行动伤害的国家的代表团表示真诚的哀悼。当儿童成为受害者时，恐怖主义行动具有的恐怖和愚昧性质变得尤其明显。安全理事会本次会议是在发生了这些悲惨事件的背景下举行的，凸显出迫切需要应对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因此，切断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地区为恐怖主义行动筹措资金的渠道将大幅削弱在该地区行动的团伙的能力，这其中包括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后者要为在白沙瓦发生的血腥袭击负责。

安全理事会经常提请国际社会注意国际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毒品之间的联系。安全理事会基地组织和塔利班运动制裁委员会的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最近报告（见S/2014/815），还有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旨在查明和阻断阿富汗麻醉品非法生产和交易产生的非法资金的类型研究项目的报告都表明了通过这些资金来源资助恐怖主义的风险。我们也决不能忘记叙利亚和伊拉克石油非法交易这种恐怖分子的重要收

入来源。至于今天讨论侧重的非洲大陆，遏制恐怖分子非法开采其他自然资源，包括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和宝石，仍迫在眉睫。

如果不在联合国领导下，由整个国际社会采取行动，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贩毒等各种威胁就不能得到有效对付。另外，还必须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制止这些威胁的条约和法律基础。

有关非洲区域，特别重要的是开展技术合作，以便建立执法部队的能力和加强边境安全。我们欢迎反恐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积极努力协调对非洲和其他国家的援助。为制定真正有效的措施以预防通过犯罪所得资助恐怖主义的相关威胁提供支助特别重要。我们支持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与非洲联盟和其他区域组织通过在打击犯罪领域的合作所作的工作。

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今天通过第2195（2014）号决议，旨在提请国际社会注意需要全面打击通过各类犯罪活动和非法贩运毒品为恐怖主义行为提供资金。该决议载有加强和进一步改进处理反恐恐怖主义和打击犯罪的联合国机构的工作的措施。我们期待秘书长在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执行局、监察组和联合国其他专门实体所提供信息的基础上，编制关于联合国各实体为应对用犯罪活动所得助长恐怖主义的威胁所作努力的报告。

今天的决议尤其强调公私伙伴关系的作用。实际上，在国家一级，必须为国家与商业实体全面合作，共同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腐败和恐怖主义创造条件。我们希望在今天的决议通过之后，各国和联合国专门机构将以注重结果的措施来跟进，这样做将会切断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当代冲突的严重影响是安理会以前未充分解决的一个问题。因此，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亲自到会，并感谢乍得牵头召

开此次辩论会。我还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所作的情况通报和泰特·安东尼奥大使的发言。

今天的所有发言者都说出了恐怖主义团伙和犯罪网络各自如何对和平、安全、发展和增长形成日益严重的威胁。两者合起来，后果则更加严重而复杂。没有一个区域能幸免。在已受冲突影响的国家里，后果尤其明显，在这种国家，犯罪活动产生的后果通常更加加剧犯罪活动的根源。薄弱的机构受到进一步侵蚀，腐败的根基更加深化，合法的经济机会减少并且更不具吸引力，发展受阻以及冲突时间延长。

今天的第2195（2014）号决议获得通过，是一个重大进步。秘书长要求提交的报告应当审查恐怖主义与跨国犯罪之间的联系，并应使联合国系统更能阻止恐怖分子建立这种联系并从中受益的能力。报告还应界定安理会如何才能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

与此同时，安理会应当强化它的两个核心工具。这两种工具对于我们授权秘书长以及秘书长的维持和平行动独立审查小组编写报告都很重要。

第一个工具是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和特别政治特派团。在面临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最大威胁的11个国家中，有8个国家目前都接待了联合国特派团。有组织犯罪是有联合国特派团驻留的几乎每个战场的主要威胁。在应对这一威胁时，我们需要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行动发挥的作用。我们不能忽视这一容易被忽视的大问题，最近国际和平研究所的一份报告就是这样描述的。

这应当从加强对付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任务授权做起。各特派团也需要更多的工具和培训，收集有关这一威胁的信息并进行分析，以帮助东道国铲除非法活动。联合国警察部分在建设东道国在该领域的执法能力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上个月安理会通过的关于警务的第2185（2014）号决议强调了这一点。刑事调查、分析和金融犯罪等领域的技能对于打击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都具有现实意义。

联合国应当部署更多针对严重犯罪的支助部队，如中非共和国建议的模式，常备警力需要这一领域更多的专门知识。但是，联合国各特派团提供的支持也需要扩展至司法系统。实际的起诉和判决是这场战斗的最重要工具之一。加强边境管理可能是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安理会需要考虑联合国在哪些方面可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依靠现代技术、为边境管理局提供能力建设、支持边境社区参与方案以及促进区域倡议。

第二，安理会可以使用的最有效工具之一——制裁——应继续小心慎重地加以使用，以阻止恐怖团伙获得资源和庇护，最重要的是，剥夺其资金。作为安理会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过去两年的主席，我一直在努力强调，凡是为基地组织制裁清单上的个人或实体的行动提供物质支持的个人，其自身也应当被列入该清单并受到制裁。这包括有组织犯罪集团，即使它们在意识形态上与基地组织无任何联系。安理会在其11月19日主席声明（S/PRST/2014/23）中在确认资助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主要来源时，强调了这一点。澳大利亚提请安理会注意该声明。各国需要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怂恿者。

另外，正如今天的第2195（2014）号决议所重申的那样，不言而喻，如果能让制裁发挥作用，就需要执行制裁。安理会和联合国系统必须向关键国家提供更多支持，使它们拥有执行制裁的技术能力。会员国都在请求获得这种援助。另外，正如安东尼奥大使今天上午所说的那样，当提出武器禁运和和平行动时，这对于邻国特别重要。那时，我们必须切实限制恐怖分子和捣乱者获得资金、武器和新兵的能力。

至关重要的还有，当暴力行为严重时，安理会应继续采取更加创新的步骤来执行制裁措施。正如其他发言者提到的那样，我们在索马里就是这样做的，授权在海上截获武器和木炭。仅木炭一项每年就为青年党提供了高达8 000万美元的资金来源。

会员国能够作的还很多。它们能够批准和执行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主要国际条约，以提供更坚实的合作平台；通过更加有效地利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跨国犯罪威胁评估，更精准地应对各种性质和规模的威胁；以及在执法、边境管制和刑事司法方面建设技术能力。我们将在追踪资金方面增强这种能力。通过使用反洗钱工具、金融情报、资产冻结和查封手段追回犯罪所得在减少激励犯罪活动的因素方面与追捕罪犯本身一样行之有效。

最后，加强双边和区域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加强区域内合作可建立信任，促进信息交流，提高能力并消除跨国犯罪的安全港。我们欢迎在非洲区域网络内取得的进展。我们今天听取了这些进展的介绍。我们在本地区即太平洋地区看到了这项工作，其中，组成太平洋跨国犯罪问题网络的18个预防跨国犯罪股成功地破坏整个地区的非法毒品、枪支和野生动物贩运活动。正如禁毒办经常所说的那样，需要用网络挫败网络。我们必须加强我们的网络，最大限度地运用我们手中的工具，最重要的是跟上这种威胁迅速变化的性质。

最后，今天不言自明的是，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们亟须认清这一现实，并相应调整我们的对策。这必须是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所起作用的一个愈加关键的方面。我们再次感谢乍得今天采取主动向我们阐述这一点。

达伊里先生（利比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部长先生，我高兴地看到你作为代表一个我们非常珍视并且有着睦邻友好关系的兄弟国家的兄弟和同事主持今天的本次重要会议。我们感谢你组织本次会议并邀请我与会。我确信安全理事会刚刚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将加强正在国际和区域层面为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开展的联合工作。我向出席本次会议的各位部长即乍得、尼日利亚和卢森堡的外交部长致敬。我还要感谢副

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的出色通报。

我想要参加本次会议的原因是正在审议的议题是利比亚政府当前的优先事项之一。实际上，利比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动荡时刻。新组建的利比亚军队正在打击恐怖团体。我们力图通过与邻国合作管制我国的边界，以防止恐怖分子和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渗入并防止跨国犯罪。

纵观其历史，利比亚一直是从非洲进入地中海和欧洲的门户。如今的情形又是如此，其例证是不同群体和个人出于包括部落问题和外籍人士的存在在内的各种原因在我国境内开展大量合法和非法活动并进行流动。此外，利比亚吸引着那些想要改善自身经济状况和那些即使需要采取非法手段也执意移民欧洲的人们。因此，利比亚是打击北非和萨赫勒的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枢纽。

最近几个月，利比亚合法当局所面临的挑战已相当清楚。实际上，效忠基地组织的恐怖团伙控制着利比亚的所有城镇，并向全世界宣布它们支持叙利亚和伊拉克的伊斯兰国。利比亚军队和这些恐怖团体之间最近的对抗表明后者确实令人遗憾地包括数百名利比亚人和非利比亚人。特别是，他们的队伍中包括邻国的公民。

我们断定利比亚的恐怖主义带有国际性。这种国际恐怖主义已蔓延到叙利亚和其他国家，并伺机进一步蔓延到中东、北非和萨赫勒。12月13日，民兵在我国中心地区的产油区发动一次袭击；发动这次袭击的团体企图将这些地区的控制权转移到恐怖分子手中，这样，他们将控制利比亚中部和萨赫勒的全部领土。

恐怖主义与贩运武器、毒品和石油、洗钱和贩运人口等其他跨国犯罪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必须加强边境管制方面的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合作以及在这方面与邻国的合作，并制定能够使我们追捕罪犯和起诉他们的协调和信息交流机制。利比亚认识到本地区各国在这方面开展合作的重要性，并主

办了一次边境管制问题部长级会议。会议产生了关于区域合作和边境管制的黎波里行动计划，2012年3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部长级区域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这项计划。尽管利比亚军队在现阶段的资源和能力都有限，但我们能够商定一定数量的措施来管制我国与所有邻国的边界。

尽管事实如此，但外国战斗人员令人遗憾地不断加入恐怖团体的队伍，而且，各类武器继续进入利比亚。这超出了利比亚政府的管制能力，原因是我国缺乏监视荒无人烟沙漠地区漫长边界的资源。我们需要着手在承诺加入打击恐怖主义国际运动的所有国家之间开展国际合作，并且与遭遇这一祸患的邻国开展这种合作。这一国际努力必须包括为政府提供武器和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努力。

局势正变得日益危险和严重。国民代表大会继11月11日发表声明后，在12月16日星期二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联合国特别代表圣贝纳迪诺·莱昂在12月13日袭击事件后作出的政治努力。这次袭击甚至比上个月同一恐怖团体实施的袭击还要严重。这个声明表达了以下观点。

首先，某些利比亚团体以所谓的利比亚国民议会的名义实施的行动反映了在国家合法性框架外行动的团体使用暴力实现其政治目标。第二，利比亚全国救济和支助委员会、“伊斯兰法支持者”组织和其他利比亚团体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11月19日，反恐怖主义委员会宣布“伊斯兰法支持者”组织为恐怖组织。利比亚人民和政府，以及反对在我国不断造成流血和破坏的极端主义团体的其他实体都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支助。第三，声明呼吁以安全理事会为代表的国际社会反对所有石油贩运，此类贩运不仅构成了对利比亚人民的侵略行为，也构成了对邻国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为。

最后，利比亚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威胁，利比亚正和本区域其他国家一起应对这些挑战和威胁。没有强有力的支助，我们将无法打击并击败恐

怖主义，我国会很快变成一个“癌瘤”。因此，我呼吁安理会审议我国局势，为合法的利比亚当局扩大对其边境和领土的管制提供必要援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印度代表发言。

比什诺先生（印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感谢你召开这次主题为“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辩论会。我还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所做的非常有益的通报。我将借此机会，也赞扬贵国代表团编写的非常全面的概念说明(S/2014/869, 附件)。

25年来，印度一直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我们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都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和动机可以为恐怖主义辩护。恐怖主义是最邪恶的罪行，国际社会只有对其采取零容忍的政策。恐怖主义是一个只能通过集体行动予以应对的国际问题，这一事实是我们所有曾深受其害的人最了解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国际现象，其组织和影响都是国际性的。应对国际性的威胁需要国际团结。成为全球恐怖网络受害方的各国根本无法单独应对这一挑战。

每一个恐怖组织——无论是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青年党、虔诚军或基地组织——都有与人类基本信条相左的意识形态基础。但是，单靠意识形态不足以使恐怖分子存在下去。他们需要不断的资金和实施行动的空间。很不幸，有人为他们提供了这些东西。概念说明正确地提请人们注意：供资常常得到贩毒、海盗行为、绑架勒索赎金、敲诈等活动产生的非法资金的补充。除了产生资金，这些活动也为恐怖网络的增强和扩散创造了条件。阿富汗罂粟种植的收入往往也落到了塔利班和该国其他恐怖网络的手中。

将一个恐怖组织列名本应该触发旅行禁令、资产冻结和武器禁运等措施。换句话说，切断维持恐怖主义的生命线。不幸的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5月份，虔诚军成功策划了对印度驻阿富汗赫拉特领事馆的袭击。虔诚军就是一个被列入名单的组织。

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监测小组在最近的报告中纪录了虔诚军在这次袭击中发挥的作用。虔诚军显然不是靠爱和新鲜的空气存活。它有非常充足的资金。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制裁委员会对这种公开和厚颜无耻地违反制裁制度的行为似乎手足无措。安理会的审议对这个领域会有所裨益。

概念说明提到了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战略影响。它很正确地指出，跨界犯罪削弱了国家，包括削弱其军事和警察能力。在索马里和马里，跨界犯罪促进了恐怖主义并使恐怖主义甚至比国家机器还可畏。这两个国家的例子确实是恰当的。我们也同意这样的评估：安理会有可能找到工具，以削弱恐怖主义团体利用跨界犯罪的能力。鉴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和普遍性，我们敦促与非安理会成员的会员国进行公开而充分的协商。

我也借此机会提请注意：大会也有未完成的工作。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决定，将采取迅速行动来完成关于国际恐怖主义的全面公约。但这没有成为现实。我们为耽搁拖延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人的生命。不应该允许这一情况继续下去。恐怖主义剥夺了最主要的人权——生命权。这是真正的危害人类罪。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哈萨克斯坦代表发言。

阿卜杜拉赫曼诺夫先生（哈萨克斯坦）（以英语发言）：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继续对国际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地球上充满了贩运毒品、武器、包括核用途材料在内的危险材料、人口、捐献者器官等的犯罪市场和渠道。这种威胁破坏各级经济、腐化当权者、激化冲突，以及加重吸毒成瘾、性剥削和破坏环境现象。遗憾的是，这一祸患还会破坏对可持续发展来说至关重要的法治和善治。

有一种现象正以惊人的速度增加，那就是，跨国恐怖分子与罪犯联系密切，他们相互勾结并交流犯罪手法，从这种互动中获利。其结果就是他们的能力得到提升、组织基础设施得到加强、获得资源

的渠道更多，以及地域活动范围更广。最危险、最具挑战性的威胁之一，是通过信息技术和因特网对年轻一代造成的意识形态影响和精神上的欺骗。最近的例证表明，恐怖团伙和跨国犯罪团伙可能会演变、趋同、转变，或者改变意识形态动机，以招募新成员并为其行为和犯罪寻找正当理由。

犯罪分子-恐怖分子关系对个别国家的国家安全以及全球安全造成直接影响，这种关系的程度和性质都极其严重，这也令我国十分担忧。罪犯和恐怖分子、技能、资源和暴力手段可能会趋于一致，这会在各区域和区域之间造成破坏性后果。全球化扩大了恐怖团伙和犯罪团伙在不同国家间的活动范围。恐怖组织与跨国组织犯罪交织在一起，其性质和活动表现在核扩散方面。我们认识到，为犯罪提供服务者有可能在扩散核材料和推动恐怖主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所有这些威胁和挑战都要求所有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通过国家、区域及全球的各级综合方法与合作，开展长期的协调行动。教育、人权、社会保护、经济发展、促进宽容和非歧视也很重要，由于它们是改善生活，尤其是改善年轻一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区域和次区域组织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哈萨克斯坦是所有主要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的缔约国，支持切实执行和改善所有反恐怖主义机制。此外，哈萨克斯坦积极参与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上合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及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实际安全措施。在这些实体的主持下，各会员国的执法机构通过联合实际行动、国际和区域演习、交流最佳做法和数据等做法，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我们是独立国家联合体反恐中心和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反恐机构的积极成员，同时也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以及所有关于打击非法贩运武器、弹药和爆炸物协定的签署国。

我们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中亚区域办事处以及联合国系统其他机构密切合作。今年9月，我们组织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局长让-保罗·拉博德先生对阿斯塔纳的访问，这是加强联合国与哈萨克斯坦相关执法、财政和特别机构间合作的又一个具体步骤。我们参与执行《联合行动计划》，以便在中亚落实由本区域各国、反恐执行工作队、欧洲联盟及联合国中亚地区预防外交中心等若干伙伴详细制定的全球战略。在国家一级，我们于2013年通过了一项2013-2017年打击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国家方案，并调拨6亿美元用于该方案的执行。

最后，我国代表团重申致力于与国际社会其他负责任的成员一道，积极参与打击恐怖主义、激进极端主义及跨界犯罪。

布卡杜姆先生（阿尔及利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你表示感谢，并欢迎安理会主席国乍得倡议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主席先生，我还要感谢你的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并欢迎非洲联盟大使泰特·安东尼奥和杰弗里·费尔特曼副秘书长所作的透彻的通报。

在本次辩论会的前一天，本区域参加由非洲联盟的共同组织的关于加强安全合作与运作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努瓦克肖特进程”的国家举行了第一次首脑会议。在昨天的首脑会议上，各位代表强调了他们对本区域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祸患不断恶化的担忧，以及恐怖武装团体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尤其在贩运人口、洗钱及非法贩运武器与毒品方面的紧密联系。恐怖分子与有组织犯罪团伙的跨界活动直接影响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并有可能破坏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损害国家和区域稳定 and 经济发展，以及加剧冲突。如今，恐怖主义与国际有组织犯罪在一场可耻的比赛中狼狈为奸，竞相破坏仅存的一点稳定与和平。

这一威胁已经扩散到西非全境，尤其在萨赫勒地区，边界之间及跨界犯罪的联系确实存在。例

如，基地组织在伊斯兰马格里布的分支——西非圣战统一运动——就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例证。由于恐怖团体越来越多地使用早已存在的正式或非正式贸易路线和非法市场，以牟取毒品和武器贩运利益，因此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联系变得日益明显。非洲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可能变得更加不稳定，并成为招募、训练和资助恐怖分子的基地。此外，恐怖团体可能控制石油、铀和钻石等非洲战略性自然资源。

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重叠，使安理会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变得极其复杂，并阻碍了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维持和平与建设和平特派团的工作。这增加了冲突死灰复燃的风险，加大了保护平民的难度，以及对特派团工作人员的安全与安保构成实际威胁。显然，所有这些都是值得广泛讨论的问题，联合国已在多方面加以处理。但是在今天，我们正注重于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的交织问题，以及安全理事会如何最好地利用联合国的能力应对这一威胁。

作为国家安全的极为重要支柱，边界保护不仅是一个国家主权问题，而且也是一项国家的责任。通过更好地保护国家边界，各国将防止非法贩运活动跨界蔓延以及在其境内外的流动，从而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只有采取尊重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等基本原则的协调一致方法，才能实现国家间在该领域的相互合作。

阿尔及利亚充分致力于区域合作，以应对恐怖团伙和有组织犯罪团伙在萨赫勒地区造成的不稳定局势。阿尔及利亚与萨赫勒各国保持一致，坚持倡导采用一种采取目标明确的有效行动的方法，该方法以该区域各国的自主权为基础，目的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同时承担促进境内安全与稳定的职责，以履行其国际义务。阿尔及利亚在其边境部署重兵，这是我国政府为确保我国安全，同时也确保所有邻国安全所做努力的一部分。

在萨赫勒各国内部，阿尔及利亚通过许多合作机制参与一种协调办法，如所谓的“当地国家”或萨赫勒工作组，这些机制都在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下，由阿尔及利亚和加拿大共同主持，另外还有联合行动总参谋委员会——法文的缩略语为“CEMOC”——情报汇总与联络股及许多其他论坛。我们认为，此类论坛可通过协调和加强边境管制措施以及通过培训、设备和情报共享，为促进和深化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作出重大贡献。

曼加拉尔先生主持会议。

阿尔及利亚为打击恐怖主义和提高区域及国际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合作所作的努力先于主要国际恐怖主义行为的表现。我国从一开始就力求加强非洲一级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许多文书和倡议因此而产生，而且如今在增强这一领域非洲对策的实效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这方面，我谨回顾今年6月建立了非洲警察合作组织，旨在加强国家间的警察合作，以便应对与跨国犯罪相关的各种挑战。非洲警察合作组织应当在明年充分运作。

在为支持其成员国所实施的其他举措中，非洲联盟在9月2日发布的一份公报中呼吁就资助恐怖主义问题举行一次成员国高级别会议，以期确认更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实际措施。我国提出主办这次高级别会议。

值得注意的还有总部设在阿尔及尔的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所作的重要工作，除其他外，该中心的工作为起草非洲打击恐怖主义的示范法草案作出了重要贡献。该中心是负责打击恐怖主义的联合国各实体的一个重要伙伴，其中包括加强非洲各国的国家能力以及协调和实施次区域及区域项目。

如今，联合国的绝大多数和平行动都部署在发生了国内政治危机的局势中，其境况因艰难的人道主义和社会经济形势而更加复杂，因准备利用任何机构真空或缺失等可乘之机的恐怖主义组织的存在而恶化。在这种不理想的形势下，和平国家会变成陷入崩溃的国家。

秘书长在其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执行进度报告中指出，可供在恐怖主义通常是核心挑战的地区如萨赫勒行动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使用的反恐怖主义专长甚少，并请会员国在审查该战略时考虑它们如何提供专长，且将此举作为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派团和政治特派团所作贡献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认为，联合国的总体评估必须由大会和处理相应的共有问题的联合国各相关机构以全盘方式来落实。在这方面，我国随时准备在大会更大的框架下并与维持和平行动高级别小组一道，合作解决这个问题。

托雷松先生（瑞典）（以英语发言）：今天，我荣幸地代表北欧国家——丹麦、芬兰、冰岛、挪威和我国瑞典——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和安东尼奥大使所作的全面情况通报。

北欧国家坚定地支持联合国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活动。我们欢迎今天的讨论以及安全理事会对这些迫切问题给予的侧重。

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犯罪活动之间的联系是对国际安全的严重挑战。最先在13年前的第1373（2001）号决议中就确认了这一点，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这种情况仍然存在。没有一个国家幸免于这种联系的影响，无论它涉及恐怖主义行为、贫穷，还是武器或毒品的非法贸易。

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会引发侵害平民的暴力行为。暴力行为是消除贫穷和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普遍挑战。共有15亿人生活在受冲突、暴力影响的脆弱国家。这些国家距离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十分遥远。据估计，到2030年，世界穷人中有80%以上将集中在受冲突影响国家和脆弱国家里。这意味着暴力可能是今后消除贫穷工作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对于消除贫穷十分关键。北欧国家是人道主义援助和发展援助的捐助大国，

而且我们倡议将和平、包容性社会和免受暴力伤害目标纳入新的2015年后全球发展议程中。

贩运武器会助长武装冲突和武装暴力，有组织犯罪或恐怖团伙在许多情况下可提供运送这种致命商品所需的网络。本月底《武器贸易条约》生效，将为打击这一现象增添一种新的重要工具。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从事历史、宗教和文化物品非法贸易，产生了可观的收入，这种行为必须受到遏制。北欧国家全力支持教科文组织为对付这一问题所作的努力。

贩运人口是全球罪大恶极的暴利犯罪活动之一。所产生的资金通常用于资助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如走私武器或毒品。所有贩运受害者中有约70%是妇女和女童，她们被贩运主要是用于性剥削。

恐怖主义的策略包括仇恨、不容忍和剥夺人权，尤其是剥夺妇女的人权。遏制这种策略并培养抗击能力至关重要。北欧国家认为，我们最有力的对策是坚定地维护民主、人权和平等。我们认为这些价值既是其自身的最终目标，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它们是和平和包容性社会的基石，在这种社会里，无人感到处于边缘化，或被诱惑到从事暴力极端主义或有组织犯罪。

我们对我刚刚罗列的挑战所做的反应必须是相互关联且相辅相成的。多边合作至关重要。需要在全球范围采取地方行动。挑战在于为地方、区域和国际各级的努力有效协调提供便利。因此，北欧国家欢迎今天的辩论会，我们也愿感谢主席先生你和乍得共和国适时提出这一倡议。

北欧国家高度重视联合国在援助各国增强其抗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活动的的能力方面所作的努力。我们是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的坚定支持者，也是加强各国在法治范围内对付恐怖主义的能力，包括保护和充分尊重人权的能力的其他努力的坚定支持者。我们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工作，包括其实地技术援助

的积极伙伴和长期贡献者。我们支持联合国为探寻其他方式对付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所作的努力。

北欧国家认识到，跨界犯罪通过削弱国家权威和国家实力对恐怖团体产生了战略性影响。跨界犯罪也以增加恐怖主义团体进入非法市场的途径的方式加强了此类团体。为了遏制这些威胁，安理会需要整合不同类别的和平行动、反恐怖主义机构、专家小组和其他可利用工具，并与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刑警组织等相关机构联络。我们也欢迎进一步考虑按照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中的提议，进行战略审查，以探讨目前在压缩跨界犯罪给恐怖团体带来的战略空间方面所掌握的工具。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欧洲对外行动局负责全球和多边问题常务副局长发言。

马里纳基女士（以英语发言）：我代表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发言。候选国土耳其、黑山、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参与稳定与结盟进程的可能候选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乌克兰、摩尔多瓦共和国、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赞同这一发言。

我首先要感谢乍得召开本次专题辩论会讨论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问题。这次会议是在一个极其关键和富有挑战性的时刻举行的。在这方面，我要强调欧洲联盟采取协调一致和全面的方式努力对付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并强调我们与联合国及其各机构进行非常密切的合作。我还要感谢杰弗里·费尔特曼副秘书长和以非洲联盟名义发言的泰特·安东尼奥先生内容翔实而透彻的发言。

我要向安理会提供一些信息，介绍欧洲联盟为解决安全、反恐和跨界犯罪问题所做的主要努力，所有这些问题彼此关联，导致加大它们对各国及其发展的负面影响，并在世界各地许多地区造成动荡。马里境内的危机是有组织犯罪团伙和恐怖分子之间相互关联的一个实例。萨赫勒地区的安全和发展因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而受阻。恐怖主义还呈现一种新趋势，企图控制领土并像一个国家那样进行统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

兰国（伊黎伊斯兰国）和博科圣地组织便是如此。我们可以举出许多其他例子说明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首先是：青年党对索马里境内海盗活动和木炭交易收益以及非法贩运石油和文物活动实行征税，以此作为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主要资金来源。各方还普遍相信，从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活动中所得资金被用于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欧洲联盟支持执行联合国制裁制度，特别是第2170（2014）号决议规定的制裁制度，其目标是切断伊黎伊斯兰国的收入。在这方面，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建议也非常重要。在绑架勒索赎金方面，我们欢迎全球反恐怖主义论坛（反恐论坛）的工作，特别是《关于防止和不让恐怖分子通过绑架勒索获益的良好做法的阿尔及尔备忘录》和2013年在厄恩湖举行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最后结论。6月，欧洲联盟根据第2133（2014）号决议通过了关于绑架勒索赎金问题的结论。

欧洲联盟及其成员国都加入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这两项公约是打击有组织犯罪特别是洗钱、偷运移民及贩运人口和枪支方面国际合作中的里程碑。我们欢迎在特定的跨界有组织犯罪案件中引用这两项公约，因为切实有效地打击腐败对于确保善治和民众对其政府和机构的信任至关重要。

欧洲联盟充分致力于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特别是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我们支持所有国家努力执行这些文书。另外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不可忽视其他安全威胁，特别是非洲的这种威胁，因此，我们欢迎今天通过第2195（2014）号决议，其中强调对付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重要性。

我愿重申欧洲联盟致力于促进安全和发展，尤其是在非洲。作为我们的萨赫勒发展和安全战略执行工作的一部分，我们支持该地区各国特别是马里、尼日尔和毛里塔尼亚的反恐努力。我们也支持西非各国努力对付与毒品有关的跨国跨界犯罪。在

非洲之角，欧洲联盟是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并且正在实施一项全面的反恐和安全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关于执法以及打击暴力极端主义、资助恐怖主义行为和海盗活动的措施。我们与其他行为体特别是对联合国反恐努力起到补充作用的反恐论坛开展密切合作。在此框架内，欧洲联盟与土耳其一道担任反恐论坛非洲之角工作组的共同主席，该工作组负责促进国际社会和该地区各国之间的协调工作。欧洲联盟还资助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自3月以来就在马格里布地区实施的一个关于就遵守法治情况进行调查和起诉的联合项目。我们在预防和解决冲突、善治、法治、促进人权和教育等方面也为世界各地许多国家提供支持，因为这些方面是欧洲联盟发展政策的一部分。

在加强和平与安全方面，国际社会现在有了考虑如何支持2015年后发展议程的重要机会。在安全、司法、人权和法治方面取得具体进展，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需要加强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共同努力，特别是旨在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预防冲突的努力。我们负有共同责任，必须确保法治和尊重国际法特别是人权法、难民法和人道主义法，是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这场斗争的必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继续协调我们与联合国的共同努力，并为此处理跨界犯罪与恐怖主义的相互关系，消除它对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影响。

最后，我要重申欧洲联盟坚定地致力于费尔特曼副秘书长今天发出的呼吁，即我们不仅打击而且预防恐怖主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及代表发言。

阿布阿塔先生（埃及）（以英语发言）：我们要感谢乍得倡议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这使我们能够思考国际社会在打击恐怖主义方面面临的挑战。我们还要赞扬乍得外交部长主持本次会议并作开幕发言，并赞扬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

特曼先生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所作的介绍性发言。

恐怖主义无论就其严重性还是多样性而言，都是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和人的尊严构成的最严重挑战之一。它已经影响到我们各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和国家价值观，并危及各国的安全和主权以及我们各国社会的法治、自由和发展方面。我们重申埃及的立场：旗帜鲜明地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行径，无论其动机和目的如何，也无论其实施者属何性质，不论是个人、团体还是国家，概无例外。在此背景下，我们谴责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市发生的绝对卑劣无耻和无法理喻地恶毒袭击手无寸铁儿童的事件和悉尼最近发生的恐怖劫持事件。这些事件证明国际社会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我们需要提出积极的解决办法并表现出决心，以铲除把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都作为侵害目标的恐怖主义威胁。

跨界非法贩运毒品、武器、人口和其它货物与服务非法贸易助长了非洲和世界其它地方的恐怖主义活动。这些活动着实扩大了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也削弱了国家的能力与权威，同时加强了恐怖团体自身的能力与支助，而且严重阻碍了解决冲突的努力。这一点在萨赫勒区域尤其明显，那里的跨界走私加剧了不稳定，并且影响了冲突的格局。

在这方面，我们赞扬非洲的各种区域合作机制，其中包括加强安全合作并在萨赫勒-撒哈拉区域落实“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努瓦克肖特进程、2012年3月在的黎波里召开的边界安全问题首次区域部长级会议通过的行动计划和2013年11月在拉巴特召开的第二次区域部长级会议期间设立的加强边界安全的区域培训中心。

当今的现实是，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区域、国家或民族没有不受跨界犯罪和暴力极端主义破坏稳定的消极影响的。因此，我们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步骤，以便在行动层面应对这两种威胁。

第一，我们必须交流会员国为遏制跨界非法贩运毒品、偷渡与人口贩运、网络犯罪、非法移民、洗钱和轻小武器非法贸易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第二，会员国必须交流打击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的最佳做法，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能力建设、特别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和洗钱方面的双边援助。

第三，我们必须加强会员国有关部门之间的合作与联络，包括通过促进执法合作和法律、司法与刑事事项方面的信息交流。

尽管认识到各国密切合作——包括通过防止恐怖分子从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得益——打击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的重要性，但我们还是重申，根据国际法，各国享有保障其边界安全的主权权利。埃及强调指出，应坚持尊重各国主权平等、政治独立、领土完整和不干预本质上属于一国国内管辖权事务的原则。

最后，我们呼吁分配更多的资源，用于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联合国其它专门支持发展和加强各种国家和区域性机构、特别是非洲联盟能力的实体，包括各种执法与反恐怖主义机构，以打击犯罪和恐怖分子活动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联。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埃莱尔先生（土耳其）（以英语发言）：首先，我们谨感谢主席国乍得及时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

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恐怖主义与毒品贩运、洗钱、人口贩运和移民偷渡等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联。今天，恐怖组织继续从这些犯罪中受益，并且主要依赖这些具有跨界性质的犯罪作为其资金来源。

在这方面，土耳其支持联合国努力打击有组织犯罪。土耳其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三项议定书的缔约国。我们正在执行《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并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队）和联合国其它实体开展合作。安全理事会关于反恐的各项相关决议均在土耳其得到迅速执行。我们欢迎第2170(2014)号决议，并且是强调国际合作在打击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威胁方面重要性的第2178(2014)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

关于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土耳其在我国边界采取各种措施，以阻遏越来越多的走私企图并酌情处理叙利亚一侧性质不断变化的走私网络。然而，我愿强调指出，仅采取遏制其资金来源的措施无法根除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的威胁。这些恐怖组织得以壮大力量并夺取地盘，是因为叙利亚危机。它已成为吸引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磁铁，而该国政权则继续把本国民众作为目标并利用国际社会的不作为。

本着这一精神，我们还欢迎集中关注非洲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倡议。然而，不能孤立地看待非洲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重点关注那些来自北非加入伊黎伊斯兰国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也是适当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给来源国、目的地国和过境国都构成严重威胁。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的威胁从其离开来源国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在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和青年党得势的非洲，处理跨界犯罪所滋生的恐怖主义，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能力建设，因为这种威胁越来越复杂，并且其性质也在不断演变。这就是为什么土耳其作为世界各地安全部门能力建设工作的一个主要推动者，欢迎今天通过的强调加强能力建设必要性的第2195(2014)号决议。

从2008年起，来自14个非洲国家的近4,500名学员参加了土耳其警方组织的培训方案。我们的相关机构定期为非洲之角国家提供能力建设培训方案。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开办的土耳其打击毒品与有组织犯罪国际学院一直在加大区域打击毒品贩运和有组织犯罪力度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我们还支持联合国各机构的能力建设努力，以便在反恐的框架内打击跨界犯罪。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方案已经在与反恐执行队和联合国反恐中心的合作下得到执行。我们欢迎萨赫勒区域反恐怖主义综合援助项目，并准备为此做出贡献。

有鉴于发展与安全与和平之间的关联，有鉴于我们帮助需要援助国家的承诺和我们的信念——国际合作对于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至关重要，我们将继续努力开展弥合能力建设缺口的工作。在2014年11月于马拉博召开的第二届非洲-土耳其首脑会议上，我们重申了我们继续在和平与安全各领域合作的愿望。

最后，我们再次重申，应抱着同样的决心打击所有恐怖主义组织。必须谴责一切形式与表现的恐怖主义。在我们努力打击恐怖分子和相关犯罪的同时，我们还需坚持把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遵守法治作为我们各项工作的根本基础。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危地马拉代表发言。

博拉尼奥斯·佩雷斯女士（危地马拉）（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举行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编写详尽的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来指导我们的审议工作。我们还对副秘书长的介绍性发言表示感谢。

今天，我们愿分享我国代表团对本次辩论会侧重点的一些关切问题。我们看到过恐怖主义利用犯罪立足的案例，或是恐怖分子利用有组织犯罪资助其活动的案例。在这方面，我们认识到恐怖主义与

跨国有组织犯罪和贩毒等不稳定因素之间潜在的联系和相互关联。但是，在概念说明中，所有这些现象被一并处理，忽略了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必须逐案处理以及它们在各区域有所不同。

假定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自动挂钩不仅是不准确的，而且是危险的。如果我们说没有一个国家不受恐怖主义或各种形式的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影响，那就会传递这样的信息：安全理事会的议程涵盖一切事项，但实际上安理会立即采取行动不一定是合理的。原因很简单，不是所有的跨界犯罪活动都达到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的门槛。

概念说明也没有过多区分这些现象中每一种现象的特殊性，比如说考虑到打击恐怖主义和打击贩毒或有组织犯罪团伙颇为不同，更不用说人员跨界移动问题了。我们也没有像刚刚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所力求的那样，根据所涉犯罪活动的类别支持对恐怖分子的新分类方法。必须要记住，恐怖分子的动机有别于那些涉及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人的动机。我们认为，当联合国系统处理跨国有组织犯罪，不管是安理会审议还是在更普遍的背景下进行，这种努力会力求加大会员国之间的合作，以打击这种祸患。但是，通过强调胁迫性措施、管制和监管，我们会冒这样的风险，即促使各主权国家采取更加防御性的方法。

这是我们在概念层面的一些看法。此外，我们还有一些更具体的意见。首先，我们认为这种讨论会有助于我们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预防冲突的努力，使我们得以调整我们应对新威胁和挑战的对策。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武器、货物和人口，就像恐怖主义一样，是我们共同承担的责任，我们需要一起努力，防止和打击这些现象。这更说明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和提供技术援助，尤其是鼓励和促进落实相关公约和议定书。

第二，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各级制定了广泛的战略和倡议，这使确定协作关系和找到相同点更为困难。这不仅因为每一项战略或倡议的特殊性，

或者它们在不同的专家论坛进行讨论，而且因为每个问题都依照其自身的法律和立法程序处理管理。我们必须遵守对缔约国有法律约束力的法律文书，在这个具体问题上就是《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并且不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借口规定新义务。

第三，需要使用不同的战略来处理不同类型的现象构成的具体威胁，特别是要采取适当战略来减少对非法药物的供需。除非消除这些原因，否则该问题将会移到别处或不过是由其他非法活动代替。因此，各国政府必须加强国内法治，从而发展对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社会“抗体”，并彻底打破犯罪和不发达的循环。

第四，加强联合国协助会员国打击这些现象的能力虽然重要，但只是解决该问题的多种措施中的一个要素。我们承认，联合国应当在协助受影响国家方面发挥作用，但是应当按照现有授权，根据会员国的要求，在充分尊重其主权并在会员国拥有国家自主权的情况下发挥这一作用。

最后，关于第2195（2014）号决议，我们肯定安理会成员为了达成一项内容均衡的案文并考虑到对广大会员国来说重要的因素付出了努力。同样，我们注意到有人要求秘书长就这种从跨国有组织犯罪中获益的新一类恐怖分子所构成的威胁提交报告。我们希望今天提出的关切将得到考虑，我们强调秘书长报告内容不超越安全理事会职责范围的重要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西代表发言。

阿吉亚尔·帕特利奥塔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编写全面的概念说明（S/2014/869, 附件），感谢你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的翔实通报。

必须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摒弃恐怖主义作为我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指导原则载于《巴西宪法》。巴西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谈判达成的14项打击恐怖主义国际法律文书的签字国，并在国内、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参与预防工作。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国际难民和人道主义法，以及包括隐私权在内的人权。

巴西还确认防止和打击跨国组织犯罪的重要性。巴西加入了与跨国组织犯罪相关的国际和区域条约，比如2000年的《巴勒莫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等，其中一些条约由大会第55/25号决议通过。

安全理事会倾向于使用跨国组织犯罪这一概念，而不是跨界犯罪的概念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这和《巴勒莫公约》及安理会先前的决定一致，而且跨界犯罪的概念会使人们质疑其定义的准确性。尽管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是重要的，应该明确的是它们是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法。从根本上讲，恐怖主义由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所推动，而跨国组织犯罪的动机来自于对金钱收益的期待。针对不同的目标，恐怖主义团体和犯罪组织通常运作方式方法不同。因此，巴西强调，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没有自动或固有的联系。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显然可能来自具体的环境，但绝不应该被视为普遍现象。

还必须关注主要讨论这些问题的论坛。国际恐怖主义这一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应该在安全理事会处理。巴西坚定维护联合国在协调全球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而有组织犯罪主要是一个国内公共安全问题。打击跨国组织犯罪需要按照《巴勒莫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和其他相关国际法律文书所设立的框架开展协调一致的国际行动。较为适当的做法是，把它当成一个需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来处理的事务，而非与集体安全相关的问题来处理。在这两类事务中，国际社会都应强调预防。光是压制性措施和执法无法成为打击这些犯罪的综合性战略。压制性措施和执法如果不结合消除导致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的结构性因

素和根源，包括社会和经济排斥，实际上可能是无效的。

巴西重申，我国致力于以多层面策略应对恐怖主义及其同跨国组织犯罪的可能间接联系所构成的挑战。我们仍然相信，只有在共同价值观和加强多边合作的基础上作出共同努力，我们才会取得成功。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向你和你友好的国家表示感谢，并就贵国担任安全理事会本月份主席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外长先生，我们也谨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辩论会。

我谨借此机会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以及卑鄙恐怖袭击受害者的遗属表示最衷心的慰问，这次袭击造成141名学生丧生，另有数十人受伤。此类恐怖袭击表明了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恐怖分子的虚无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这些恐怖组织包括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博科圣地、塔利班、东突厥斯坦运动、高加索酋长国、伊斯兰法支持者组织、青年党运动，此外还可悲地包括另外几个组织。与此同时，这一事件使我们更加坚定致力于支持旨在消灭恐怖主义祸害的努力。

如果恐怖主义团体的利益同某些把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手法甚至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工具的政府之间不存在有机联系，那么，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本来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变得如此危险。因此，联合国会员国——单独和集体地——以及本组织内外的相关机构，应当在国际舞台上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及其主谋，加强努力以及国际和区域合作。

主席先生，你编写的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着重谈到了叙利亚危机，这场冲突导致战争经济的增长，包括贩运人口、武器和毒品；劫持人质索

取赎金；以及夺取油田设施。这种活动所产生的收入成为某些武装团体延长冲突的诱因并增加了它们的财富，这大大降低了我们促使他们参加和谈的影响力。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许多会员国——无论是否安理会成员——的政府继续无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威胁并非产生于真空，而是某些国家政府的政策和做法的产物，那些国家决定在叙利亚危机中煽风点火，通过以各种方式支持武装恐怖团体来延长危机。它们试图把恐怖主义作为政治武器来削弱叙利亚国家及其机构的基础，从而阻碍在叙利亚政府领导下通过叙利亚人之间的包容性全国对话来实现和平政治解决。

我们多次在安理会谈到活跃在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特别是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成员，实施种种行径，他们开采并销售属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兄弟的伊拉克国家的石油资源；掠夺属于人类共同遗产的考古遗址，并出售那些考古文物；并且拆解数百家工厂，把设备运往土耳其，而那些工厂是叙利亚经济的支柱。除此之外，他们还扣押人质，奴役和贩卖妇女与儿童，并犯下其他令全人类深恶痛绝的罪行。安理会作了何种反应？这几年来，在这一威胁和危险出现加剧之前，安理会三个常任理事国阻止联合国采取哪怕是些微的切实措施以击退一直在入侵叙利亚、中东和世界的恐怖主义。三年多来，这些国家和其他国家在安理会的立场仅限于羞答答地发表谴责。

除此以外，2013年4月，欧洲联盟授权从它所称的反对派控制区购买被盗的叙利亚石油，这公然违反了国际法，而欧洲联盟的一些国家却大谈要捍卫国际法。这也是对叙利亚人民生计的抢劫行为，而我们每天都目睹此种行为所造成的影响。现在欧洲联盟再次实施制裁，禁止向叙利亚空军提供燃料。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一种非法行为，因为它违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决议。它采取的就是

此种行为，而不是努力查缴经土耳其走私到欧洲的叙利亚被盗文物。

安理会大多数成员也许几天前曾读过《伦敦时报》所登载的欧洲刑警组织前副主任、现任比利时联邦警察委员会主席所说的话，即，西方考古文物经销商直接同伊黎伊斯兰国做生意，而过去他们必须通过中间商购买中东被盗考古名作。

2014年7月28日安理会通过的由俄罗斯代表团起草的主席声明（S/PRST/2014/14）要求禁止同伊黎伊斯兰国和胜利阵线进行一切与叙利亚石油有关的交易。这是朝打击这两个组织以及与基地组织有关联其他实体个人所构成恐怖主义威胁方向迈出的很好的第一步。安理会通过的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强化了这一步骤。

但是，无视区域内外支持恐怖活动的政府所作所为，无疑会损害到在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方面取得具体成果的任何可能性。叙利亚石油和文物经由我们与邻国尤其是土耳其的共同边界，被运送到买方手中，与此同时，外国武装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带着他们的武器通过相同途径进入叙利亚，而那些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政府的情报机构和高级官员以及其他国家的伙伴对此完全知晓甚至串通一气。这一事实得到了联合国发表的无数报告、包括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报告的证明。利比亚问题专家小组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那些国家曾参与把恐怖分子及其武器从利比亚运往叙利亚、埃及以及萨赫勒地区。

我们向负责针对安全理事会第2178（2014）号决议提供分析支助的小组提供了最近在叙利亚被打死的外国人名单，以及相关的极其重要信息。其中包

括来自车臣、高加索和达吉斯坦以及其它地区的110人。我们向第1267（1999）号决议所设委员会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提供了该名单。我们很快将把它分发给会员国。

我还要提请大家注意最近在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出现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报告，其标题为“卡塔尔与恐怖资金”，分两卷印发。其中概述了卡塔尔当局为叙利亚境内乃至世界各地恐怖活动提供的支持。我把这个信息提供给安理会，供其在就反恐问题辩论时考虑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哥伦比亚代表发言。

鲁伊斯先生（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国代表团第一次在乍得担任主席期间向安全理事会发言，我祝你和贵国代表团取得巨大成功。我们赞赏召开本次公开辩论会和编写概念文件（见S/2014/869，附件）来指导我们的讨论，并赞赏今天上午所作的各项通报。

安全理事会一直在逐步处理跨国组织犯罪的诸多表现，而在本次会议上，则处理跨国组织犯罪同恐怖主义的关系，从而彰显，这一议题错综复杂，不容脱离具体情况一概而论。虽说我们必须确认跨国组织犯罪有可能损害各国的稳定和安全，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强调，跨国组织犯罪的表现和范围在世界各地并非一模一样。所有国家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受到这些犯罪活动影响。

然而，这些活动非在所有情势下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因而属于安全理事会职权管辖范围。按照这些思路，安理会应避免将一个因其性质而应逐案处理的议题简单化，并避免采取不适合具

体情况和未考虑到使一个局势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的多样性的一般化方法和措施。

正如在诸多场合已经确认的那样，我们所提到的犯罪活动超越跨界贩运层面。出于这一原因，要消除这些犯罪活动，就必须采取综合、全面和平衡的聚焦方法和措施，以应对这些非法活动的所有环节，确认各国的主权权利和责任，并遵守各国所接受的国际义务，包括同尊重人权、自然资源管理与开采、边界管制或恐怖主义与绑架勒索之间的联系相关的义务。

跨国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在某些情况下有着具体的关联。然而，它们是不同的犯罪活动，而且应对这两种犯罪活动的措施也由专门国际条约予以规范。这些国际条约构成广泛立法框架，并提供应对这些问题的法律工具。此外，大会达成的各项协议将联合国广泛接受的全面概念聚集在一起。这些协议为制定包容和平衡的战略提供便利。整个联合国组织应将其努力集中于提供各国可能需要的援助，目标是促成以统筹兼顾的方式履行源自这些协议的各项义务，从而加强能力和国家机构，促进有效合作机制，并加大提供技术和财政资源的力度，以及及时交流信息。

这些是导致深化安全理事会同联合国系统其他机关在这一问题上合作的部分原因。这一问题因其性质和全球影响，要求联合国系统各机关和实体根据《宪章》各项原则，在遵守各自责任和授权框架内并在有明确和客观分工的情况下齐心协力。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德国代表发言。

汤姆斯先生（德国）（以英语发言）：德国完全赞同欧洲联盟（欧盟）观察员所作的发言。请允许我以我国代表的身份补充几点意见。

正如我们大家所了解的那样，有一个危险的全球现象威胁着各国和人类生命存在本身，那就是国际恐怖主义所传播的不断加剧的暴力。鉴于恐怖组

织最近开展的活动，我们欢迎乍得倡议组织召开本次专题辩论会。

今天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同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令人不安的联系，特别注重非洲。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两个问题确实深刻相互交织。恐怖团体需要资金和武器。为获得这些手段，它们严重仰赖跨国贩运活动。区域倡议和强制措施对于在地方层面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仍然至关重要，因而必须进一步予以执行。在这方面，我高度赞扬持续努力打击非法毒品贸易这一恐怖团体的主要收入来源。最近，西非禁毒委员会提出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跨界分析报告。迅速执行其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仍然至关重要。

跨国有组织犯罪领域另一个重要财政因素是贩运野生动物活动。偷猎和贩运野生动物活动正在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尤其在非洲。往往同恐怖组织有联系的跨国有组织犯罪团伙正越来越多地大规模开展行动。这一威胁要求包括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在内的国际社会采取有效、全面和妥善协调的对策。作为偷猎与非法贩运野生动物问题之友小组共同主席，德国继续积极支持旨在处理和打击有关野生动物犯罪的努力，包括通过一项大会决议。

除消除恐怖团体的资金来源外，我们还必须切断恐怖团体获取武器的途径。流入北非特别是萨赫勒的非法武器构成巨大危险，包括对我们自己的安全构成危险。德国早就注重在利比亚和苏丹进行能力建设和确保武器储存安全，并将其努力扩展到萨赫勒区域若干其他国家。我们支持区域武器管制合作倡议，例如包括苏丹、利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次区域武器管制机制。过去几年来，我们为促进该区域的项目提供了大量资金，并再次增加了2015年的资助。我们支持欧盟采取相应举措。德国还将作为七国集团主席对这一议题给予特别关注。

总体来说，德国仍然高度致力于协助非洲国家努力改进其内部安全架构。过去六年来，德国外交

部在其非洲和平与安全方案下利用约2亿美元的预算资助了各种项目。除其他外，这些项目的目的在于进一步促进非洲联盟在诸如布隆迪、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南苏丹和乍得等国的体制建设和警察能力建设的努力。我们坚信，我们目前和未来的努力将有助于实现这项决议的目的，即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代表发言。

萨西卜扎达·艾哈迈德·汗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非常感谢你在安全理事会这里举行本次重要辩论会。

首先让我感谢各位同仁对巴基斯坦表示同情和支持。本次辩论会召开的几天前，巴基斯坦白沙瓦发生令人发指的残暴恐怖事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谴责。巴基斯坦同样谴责此类恐怖行径，包括12月16日白沙瓦恐怖袭击事件的实施者、协助者和教唆者。

让我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明确传达一个信息：我们将打败恐怖主义。不论如何，巴基斯坦将取得胜利。我们今天的悲痛定将化为更坚决地反击的决心。恐怖分子杀害我们的孩子，是攻击我们的心脏。主席先生，我向你保证，巴基斯坦将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请允许我介绍学校教师和学生，特别是该校女校长，在12月16日恐怖主义懦夫行为发生过程中的英勇表现。他们无一但求自保，而是选择留下来帮助其他教师和学生。这种表现令我感到骄傲，我自豪地表示，这就是我国和我国人民。我深感自豪能在联合国代表他们。

巴基斯坦有决不退缩、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的决心。我们头脑清醒，政策明确，将继续采取积极行动。归根结底，让我提醒各位，巴基斯坦继续站在国际反恐战争的最前沿。

现在，让我阐述我国代表团对今天所议问题的意见。我们明确区分跨界犯罪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我们认为，并非所有跨国有组织犯罪均有跨境的性质，跨界犯罪也可能是无组织的。尽管如此，我们认识到，恐怖分子可能利用对边境和相关犯罪活动缺乏有效管制措施的局面。因此，我们完全赞成，需要有效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建立有效的边境控制机制，以防止与恐怖活动产生任何联系。我们也承认，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和有效的边境管制之间可能存在复杂的联系。我们完全赞同国际社会通过适当的国家、双边、区域和国际措施成功解决这些问题的目标。

巴基斯坦认为，实现这些目标的有效战略必须顾及以下几点。首先，国家承担加强边境控制，采取有效措施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的首要责任。其次，为实现预期目标，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包括分享信息非常重要。第三，相关战略需要适应特定区域情况和条件带来的具体挑战。最后，建设面对这些挑战的国家的实力和能力至关重要。

巴基斯坦充分认识到并积极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反恐和恐怖主义与跨国有组织犯罪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方面的诸多挑战。因此，有效的边境管制措施继续是我国与相关国家双边合作的重要课题。我国已经采取一些举措，建设控制跨国有组织犯罪方面的区域合作。

巴基斯坦重申，我们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的一切形式和表现。我们将继续与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影响我们打击这一祸害的因素带来的挑战，包括跨国有组织犯罪。我们认为，这方面的国际措施必须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应力争避免联合国各机构和组织工作重复。国际社会已经拥有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意愿、工具和基础设施。现在需要的是各国有效地落实相关文书，在联合国组织机构内按照其具体职责展开有意义的合作。

最后，让我表示，巴基斯坦今天在哀悼，但上帝保佑，我们将确保彻底根除恐怖分子及其扭曲的意识形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新西兰代表发言。

麦克莱先生（新西兰）（以英语发言）：新西兰欣见巴基斯坦针对白沙瓦暴行表达坚定决心，我重申我在三天前的另一次安理会辩论中表达的同情和支持。

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这次辩论会。这是对安理会乃至整个联合国的一次重要提醒：恐怖主义并非与其他威胁毫不相关。在许多情况下，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密切相联。犯罪组织提供的资金和武器供应往往是恐怖活动的生命线。我们在西非、东南亚和其他地区看到了这种恶性关系。仅专注恐怖主义威胁而不顾恐怖分子活动的大背景的做法不仅过时，而且十分危险。最有效的反恐措施是充分适应具体威胁形式的措施。

本次辩论会和要求进行的战略审查，是将我们的注意力重新聚焦于确保全面实施现有基本反恐工具如第1373（2001）号决议的机会。此外，我们应抓住本次机会，确保联合国反恐总体架构，特别是其提供或帮助提供援助的机制，以切实适合当代恐怖主义挑战的方式支持这一实施。

一旦查明新的趋势和商定新的措施，我们就需要监测执行情况，我们必须非常实事求是地评估我们决定开展的工作的实效。帮助资助恐怖主义的非法活动因国家而异，甚至因地区而异。因此，“一刀切”做法永远都不会有效。比如，矿物和钻石走私活动长期以来是非洲多起冲突的核心因素，但只是在最近，贩运可卡因活动才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相形之下，正如德国刚才强调的那样，在中部非洲，跨界偷捕野生动物可能是导致冲突的日益重要的因素。

明确地评估相关风险和脆弱因素，是制定任何对策都必须采取的步骤，特别是在冲突情况下，但这些评估必须持续开展，而且正如我刚才所言，必须非常实事求是。双边和区域协调及信息交流也不可或缺，应对这些威胁的综合性国家机制也是如

此。联合国必须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包括确保相关实体——尤其是安理会各附属机构——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采取协调一致的做法。

国家当局特别是警察和边防部门处于应对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第一线，但对于很多国家——受这些现象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来说，此类机构依然薄弱。国际社会需要通过双边方式和适当的论坛，努力帮助加强这些国家的相关能力。

新西兰欢迎拟议的战略审查。我们希望它能够阐明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对策如何并且在哪些情况下能够相互促进。我们希望它能够包括安理会可予考虑的具体选项。我们期待作为未来成员开展这项工作的机会。该审查应当涉及联合国在一些领域的努力，包括解决冲突的努力。因此，新西兰将寻求使此项审查与目前正在开展的其它审查——如维持和平和建设和平工作的审查——联系起来。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以以色列代表发言。

Roet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愿感谢乍得外交部长主持今天的辩论会。

我在发言之前，愿就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最近发生的恐怖袭击讲几句。学校里的儿童和咖啡馆里的无辜平民遭受的这些心虚怯懦的袭击可悲地提醒人们，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免遭恐怖主义之害。我们最强烈地谴责这些令人发指的无谓暴力行为。以色列人民同情巴基斯坦和澳大利亚受害者的家人，并为他们祈祷。我们祈愿所有伤者能够迅速康复。

我要向安理会讲述本地区几年前才出现的一家小型初创企业。和任何新企业一样，它筹到了资金，招聘了人才，购买了日常运作所需的设备。该企业成长壮大，并得以招聘更多人员、扩大税基和购买更先进的工具。同很多初创企业一样，它利用社交媒体扩大宣传和提高知名度——这也推动了其进一步成长。它很快扩大其投资组合，涉足非法勾

当，其中包括偷盗和贩卖原油、绑架、走私和贩运商品。今天，这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企业已家喻户晓——“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斯兰国）——也即“Daesh”。

“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只是“2.0版恐怖主义”的一个例子。极端团体正利用它们拥有的各种工具和方式，推进其极端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并实施无谓的暴行。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恐怖主义暴行的血腥画面——被“塔利班”杀害的学童、被“伊斯兰国”斩首的记者、遭“青年党”屠杀的无辜基督教徒，以及因真主党和哈马斯实施自杀式袭击而受害的无数无辜平民。要想切实应对恐怖分子构成的威胁，国际社会就必须消除激进团体得以扎根和壮大的一切手段。要想应对“2.0版恐怖主义”，我们就必须防范和主动打击恐怖主义。换句话说，我们必须投入开展“3.0版反恐”工作——以三管齐下的做法打击和预防恐怖主义。

首先，我们必须切断始于有组织犯罪网络的供给线。恐怖团体依赖犯罪网络为其提供武器和弹药。比如，真主党从事的全球犯罪行动从规模和经验角度来说位居世界前列。多年来，它通过实施包括贩运麻醉品和伪造货币在内的犯罪勾当，为恐怖活动筹集资金。2008年，德国当局逮捕了两名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他们携带有通过走私可卡因所获取的800万欧元。2011年，美国当局侦破了真主党一项大规模贩毒和洗钱计划，该计划可使这一恐怖组织每月获取高达2亿美元的收入。

除了通过贩卖毒品筹集资金之外，真主党还大力参与贩卖伪劣产品以及偷来的货币和商品。2009年，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明，一名与费城黑社会有染的真主党成员企图出售偷来的手机、手提电脑和汽车。国际社会必须制定强有力的战略，不让资金从犯罪组织流入恐怖团体手中。通过切断这一联系，我们将切断使恐怖团体得以生存的资金和后勤生命线。

第二，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问题。该问题的实际情况是，本组织某些会员国在我们所处地区支持、收留、资助、训练和偷运恐怖分子和武器。卡塔尔正在积极资助阿富汗的“塔利班”、叙利亚的“胜利阵线”和加沙的哈马斯。事实上，就在几天前，哈马斯在加沙举行了一个集会，哈马斯军事部门发言人阿布·奥贝达在集会上公开感谢卡塔尔和伊朗的继续支持。伊朗除了资助哈马斯之外，每年还为真主党提供高达2亿美元的资金，以便让后者为其打仗。单是在过去两年里，就在尼日利亚、泰国和塞浦路斯逮捕了策划袭击平民活动的真主党特务。在伊朗授意下，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公开宣称，他的部队将确保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生存。

国际社会再也不能无视或淡化真主党在全球构成的威胁了。真主党的创立宣言效忠伊朗最高领导人，企图建立一个伊斯兰政权，并要求与以色列和西方开战。只要国家行为体为恐怖团体提供武器、资助、训练和庇护所，这些团体就将继续破坏国际和平与安全。在安全理事会揭露这些流氓政权的真面目，迫使它们停止对恐怖主义的支持之前，中东实现和平与繁荣之日是不会到来的。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扩大和加强针对恐怖团体的制裁。需要采取更有效的程序，将参与恐怖活动的个人绳之以法。必须制定机制，冻结它们的金融资产并防止其在会员国境内流窜。每个民主国家都必须在维护民权与捍卫法治两者之间慎重权衡。这并非易事，但我们永远都不能让恐怖团体占上风。

欧洲法院最近的裁决是对哈马斯恐怖袭击受害者的不公。恐怖主义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所有主张自由的人都必须继续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自己不会后退。采用温和办法或做出让步是无法遏止恐怖主义的。固步自封是滋生灾难的温床，而我们大家都将承担后果。为了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共同的未来，我们必须并肩作战，追究那些恐怖主义支持者和参与者的责任。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马里代表发言。

卡塞先生（马里）（以法语发言）：在我开始发言之前，请允许我表示，看到兄弟国家乍得主持安全理事会12月份的工作，马里感到高兴和满意。今天，乍得正在不懈地努力寻求萨赫勒及本区域的和平与安全。我们马里人向乍得表示深切谢意，并沉痛缅怀那些在我国北部战场上牺牲的勇敢的乍得人。我还愿感谢澳大利亚上个月出色地领导安全理事会的工作。

我国代表团欢迎通过第2195(2014)号决议。我们感谢费尔特曼副秘书长的通报，并赞同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的发言。

大家都同意，如今，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首要威胁。恐怖主义在世界各地实施的袭击几乎日复一日地带来令人触目惊心的创伤，例如，本周二在巴基斯坦白沙瓦一所学校发生导致132名无辜学龄儿童死亡的袭击事件就是如此。这样一种现实图景提醒我们，恐怖主义恶魔远未被击败。不幸的是，继马里北部区域被恐怖武装团体占领之后，马里与所有其它深受恐怖主义之害的国家一样，已经并且仍在为恐怖主义付出高昂的代价。我在这个会议厅——这个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所之一——强烈谴责这些绝无任何道理的令人发指的行径，并向世界各地恐怖主义的受害者表示马里人民和政府的诚挚慰问与同情。

关于今天辩论会的具体主题，我愿与安理会分享马里政府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所采取的做法。的确，马里当局始终明白防止暴力极端主义和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我们在其它国际举措的启发下采取的综合做法，不仅处理应对恐怖主义威胁的问题，而且也处理所有其它相关问题，如构成其命脉的毒品贩运、武器贩运和劫持人质等问题。

为此，马里政府采取了把发展努力和消除贫困与压制性手段相结合的战略和明确措施。在国家一级，2008年7月23日，我们通过了一部关于制止恐怖

主义和跨界犯罪的法律。2010年12月30日，我们还通过了一部关于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的法律。马里还签署并批准了大多数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世界法律文书。

在区域一级，努瓦克肖特进程是一种激励手段，它使我们能采取重要措施，以应对萨赫勒区域不断上升的恐怖主义浪潮。12月17日和18日在努瓦克肖特召开的该进程首次首脑会议使我们得以做出重要决定，以落实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组织工作。我借此机会重申马里共和国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12月15日至16日在达喀尔召开的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论坛上说过的话：“只要利比亚南部的问题仍未得到解决，我们区域就不会有和平。”

此外，2月份，布基纳法索、马里、毛里塔尼亚和乍得在努瓦克肖特进程框架内成立了萨赫勒五国集团。该机构旨在协调我们共同领域中的发展与安全政策，从而填补我们单个国家存在的安全缺口。今天，12月19日，萨赫勒五国集团的首脑会议正在努瓦克肖特召开。今天，该组织成员国的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将就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做出重要决定。

在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必须强调对话与彼此谅解的好处。我们必须抵制不容忍的诱惑。这就是为什么马里政府的另一种做法是基于抵制对青年甚至是老人的思想灌输。的确，今天，以和平言论来代替仇恨论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至关重要。在这方面，我谨表示，马里政府感谢摩洛哥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在摩洛哥培训500名马里人。国王陛下的这项重要举措也适用于其它国家，它使伊斯兰的价值观——即，和平、容忍和接受差异——得到传承与推广。倡导一种温和、真正的伊斯兰是回应极端主义的一种切实手段。真正的伊斯兰价值观一直是推动马里北部各区宗教领导人和社区坚决反对武装恐怖团体的力量源泉。

今天，在我国北部，难以分清恐怖主义团体和武装团体之间的差别，这是问题的核心所在。马里政府仍确信，解决北部的危机需要政治解决办法，从而把恐怖分子与武装团体区别开来，这也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最容易的途径。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和努瓦克肖特进程成员国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12月15日在阿克拉开会并于12月17日和18日在努瓦克肖特开会，重申他们致力于马里共和国的主权、领土完整、统一性——我要强调统一性——和马里国的共和国形式。他们还再次呼吁马里北部各武装团体、2013年6月18日《瓦加杜古协议》的签署方都与恐怖主义团体保持距离。他们对7月份在阿尔及利亚主持和国际调解支持下于阿尔及尔启动的马里人内部和平谈判取得结果表示欢迎，并呼吁马里各方在2015年1月恢复谈判时，根据调解人向各方提交的草案，缔结一项和平协议。

正如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的第2100(2013)号和第2164(2014)号决议所规定的那样，现在要靠安全理事会来要求那些已签署2013年6月18日《瓦加杜古协议》的武装团体与恐怖团体保持距离。我们吁请安全理事会那些能够施加必要压力的成员说服武装运动领导人在明年1月份恢复阿尔及尔进程时亲自对该进程做出承诺，从而尽快为马里共和国缔结最终的全面和平协议。

最后，我们重申努瓦克肖特进程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对安全理事会发出的呼吁——必须紧急采取一切措施来加强马里稳定团的能力，以使该特派团能够有效履行其任务授权。努瓦克肖特进程各国领导人表示，他们已充分准备好通过与联合国磋商来为加强马里稳定团作出贡献，特别是在联合国组织刚果民主共和国稳定特派团部队干预旅模式基础上建立一支部队派遣国的干预旅；该干预旅隶属马里稳定团，将部署在马里北部，并且具有强有力的手段和接战规则，以便为打击恐怖武装团体和犯罪团体作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马来西亚代表发言。

Adnin夫人（马来西亚）（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并就这一非常重要议题编写内容翔实概念文件（S/2014/869，附件）。我也愿感谢政治事务部的杰弗里·费尔特曼副秘书长和非洲联盟代表各自所作的发言。

我们和其他发言者一道，向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以及最近白沙瓦学校遭恐怖袭击事件受害者的家人表示慰问和同情。马来西亚强烈谴责这起袭击和毫无意义杀害学童的行为。在目前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们要对巴基斯坦及其人民表示支持和声援。

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是对全球稳定、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显然，恐怖主义及其与洗钱、武器贩运、非法毒品贩运、偷渡、绑架和海盗活动等跨界犯罪之间的联系，构成了对国际社会一系列复杂的新安全挑战。必须从各个方面并在各个论坛紧急处理这些问题。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参与跨界犯罪的恐怖主义团体往往使联合国和区域组织作出的努力变得更加复杂，在预防和解决冲突领域尤其如此。正如概念文件强调指出的那样，在很多情况下，恐怖主义团体参与跨界犯罪导致国家权威及其安全与稳定、治理、社会 and 经济发展以及法治遭到破坏。此外还有证据表明，在有些情况下，恐怖团体从参与贩运武器和非法毒品以及绑架等跨界犯罪中牟取暴利。

在这方面，我们赞同这一提议，即，有必要研究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相互交织产生的战略影响。显然，跨界犯罪可能削弱国家权威及其军事和警务能力。跨界犯罪还有可能增强恐怖团体，使它们成为国家的强劲对手。因此，我们赞同这一看法，也认为联合国必需考虑审查其目前可用的所有工具，以便压缩并最终消除跨界犯罪为恐怖主义团体提供的战略空间。

不过，拟议的措施或许可以在现有资源和业已完成且值得称道的工作基础上再接再厉，其中包括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的分析专门知识和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的能力建设专门知识。更广泛地说，这一努力还应把相关联合国机构、基金和方案以及联合国实地特派团包括进去，从而使联合国综合应对措施更加有力，并且更互相协调。通过这种综合和同步办法，联合国就有可能为最易受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威胁的地区和国家提供切实产生影响的支持。

马来西亚完全支持《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采取的四大支柱的办法，也就是消除使恐怖主义得以蔓延的条件、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反恐能力建设与尊重人权和法治。这几个方面确实是消除有利于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蔓延条件的关键所在，主要包括贫困、侵犯人权、政治排斥和社会经济边缘化。

处于脆弱和贫困环境中的团体和个人很容易受激进思想的蛊惑。极端分子往往利用贫困和边缘化造成的情况来创造使它们能够开展暴力行动的条件。因此，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使缺少平衡和可持续社会经济地区能够享受这种发展的成果。

马来西亚谴责各种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我们重申，必须利用一切手段，根据《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来打击恐怖主义行为和跨界犯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的威胁。在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团体大举进犯——包括占领真正的领土和知识或意识形态空间——之后，马来西亚今年9月成了第2178（2014）号决议的共同提案国。通过这样做，马来西亚力求提供支持，以便推动国际社会采取行动，从总体上打击恐怖主义，特别是打击外国战斗人员这一祸患。

虽说我们认识到，会员国拥有确保其边界安全的主权特权，但我们愿强调指出，联合国在领导和协调应对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挑战的工作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

系统的相关实体，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政治事务部、维持和平行动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国际刑警组织等，都应加强协作，以防恐怖团体从跨界犯罪中获益。同样重要的是，建设和平委员会及其它相关国际组织应支持发展和加强国家和区域机构防止、调查、起诉、审判和惩处对跨界犯罪负有责任者的能力。

我们还认为，会员国、区域组织和相关国际组织有义务加强合作和战略，并且建设其能力，以确保其边界不受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之害。可以通过以交流信息、能力建设、技术转让和建立信心措施为形式的合作来这样做。

最后，马来西亚完全赞同支撑召开本次有关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问题公开辩论会的精神和想法。马来西亚将继续充分支持并承诺配合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以使世界各国和各国公民共同受益。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日本代表发言。

南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召开今天的公开辩论会，讨论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及其对国家和平与安全影响的问题，并特别以非洲为侧重点。我也感谢乍得就这个问题编写了详尽的概念文件（S/2014/869，附件）。

日本高度重视这一贯穿各个方面的倡议，因为它不仅对恐怖主义、贩运和跨界犯罪等具体问题进行务实讨论，而且还开展多层面的战略性讨论，同时还铭记预防和解决冲突这个更广泛的角度。

20多年来，日本一直积极主办非洲发展问题东京国际会议（东京会议），其主题始终都是非洲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东京会议的主要支柱之一是在解决所谓冲突根源问题和通过加强善治来避免冲突重起的背景下巩固和平与稳定，它们是发展的前提条件。为推进这一进程，日本上月在东京就北非和萨赫勒的反恐刑事司法的区域合作问题举行了一次研

讨会，得到来自该区域各国的参与。我们通过这类方式一直在宣传的是，必须从更广泛的视角来建设和平与安全，以促进非洲的发展。

日本支持的构想是，安全理事会应当参与战略性的跨领域讨论以及具体的务实讨论，同时顾及预防和解决冲突这个更加广泛的工作。举例而言，我们认为，讨论应当审查在实地开展的各项活动之间可能的联系，例如维和行动和特别政治特派团与其他联合国具体行动之间可能的联系。这种措施将加强联合国行动的整体效率和效力，从而使我们的努力最大化。因此，我们支持概念说明（见S/2014/869，附件）建议进行战略审查的想法，并且我们希望它务实和有效，而不是概念性的做法，从而使我们能够切实改善实地情况。

在这一背景下，我要向安理会介绍我国政府正在实地开展的一个具体项目，并且该项目有可能成为具有多层面和跨领域效果的项目的好榜样。在非洲，尤其是萨赫勒地区，边界的管制对任何人而言都非易事；由于撒哈拉沙漠的存在，它就类似试图在海洋上管制边界一样，造成的问题超出了边界上各国缺乏能力的问题——这是一个我们应当考虑到的因素。日本一直推动在非洲设立一站式边境检查站的概念，目的是通过一个包括例如海关、移民和车辆通关的所有过境程序的有效的高科技系统，来消除繁琐的日常过境程序。

这一想法是要促进贸易，其方式是减少货物过境所需时间，并使所有必要程序能够同一时间在一个一站式边境检查站进行，而不需要出入境时每边停留两次。使当地系统适应全球化市场确实带来了改观。事实上，改善过境手续具有更广泛的效果。为加强过境手续所采取的各项措施能对打击贩运毒品、军火以及人口、转移恐怖分子以及为恐怖主义提供资金带来积极影响，反之亦然，因此打击恐怖主义和跨边界犯罪的各项措施能够通过促进贸易和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虽然我们的确应当逐一解决问题并采取行动措施，但我们也确实应当试图从一个更加跨领域且全局性的角度执行这类具体措施，以便我们努力的效率和效力最大化。我认为，通过我们的一站式边境检查站项目，采取更加广泛的视角将是这类办法的一个良好榜样，并且日本希望这一思考方式将在安理会未来的讨论中成为主流。

最后，我愿重申，日本决心打击任何有可能危害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问题，其中包括恐怖主义和跨边界犯罪。日本作为联合国的一个负责任的会员国，我们将在有关与国际社会一道以更加有效率和效力的办法来打击这类问题的讨论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哈基姆先生（伊拉克）（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要祝贺乍得担任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并感谢乍得代表团就打击恐怖主义和恐怖主义与跨边界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举行这一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还要感谢澳大利亚上月成功地主持了安理会工作。我们还祝贺乍得代表团今天通过了第2195(2014)号决议。

今天的会议侧重于恐怖主义快速蔓延这一可怕现象——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网络狼狈为奸，而犯罪网络的滋长与恐怖主义行动的增多成正比。它们相互依赖。恐怖主义的性质及其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改变。两者都在跨边界地区活动，并且两者都对人民的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两者都破坏经济和社会发展。两者都促使各国资源损耗。两者都破坏民主治理。它们都造成了许多人道主义危机，并且阻挠人道主义援助送达数千名境内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手中。伊拉克就属于这一情况；我们就是深受这些祸害影响之痛苦的一个国家。

关于基地组织及有关个人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决议和第1989(2011)号决议所设委员会的分析性支助和制裁监测小组的报告（S/2014/815

）指出，根据媒体的报告，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是全世界最富有的恐怖主义组织。其力量与资金来自各种犯罪手段和活动，这些活动通过绑架、敲诈、抢劫、走私宝贵的历史文物、贩运妇女和儿童以及控制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油田对人民造成威慑与恐惧。走私石油和伊拉克文物以及贩运人口和人体器官是伊黎伊斯兰国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伊黎伊斯兰国得益于该区域现有的走私网络。由叙利亚危机造成的薄弱的边境控制，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对伊拉克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城市及领土的控制，都促使这类有组织犯罪网络在数量上越来越多，它们自由穿越有关领土，并贩运考古文物。我们敦促联合国各会员国继续承诺遵守第1483(2003)号决议，尤其是第7段，该段提出：

“决定所有会员国应采取适当步骤，促进将非法取走的伊拉克文化财产以及其他考古、历史、文化、科学稀有和宗教重要物品安全交还伊拉克机构”

伊黎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组织利用在其控制下的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区域，抢劫、走私和交易宝贵文物，以便为其恐怖主义活动提供资金。它依靠伊拉克中介网络——他们是阿拉伯人和库尔德人的一个网络，以及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土耳其周边国家的各个网络，将石油、天然气和文物转移到欧洲和其他区域各国。

组成这个复杂网络并非法购买我刚才提到的伊拉克财产的恐怖主义组织、中介机构和国家没有受到《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制约，因此它们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安全理事会应采取果断行动，制止这种活动。它应将同这种偏执实体进行交易的企业和个人列入黑名单，使其依照国际法和国际法律框架受到追究。

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得到实施将使恐怖主义和跨界有组织犯罪的蔓延受到限制。跨界有组织犯罪支持了使恐怖主义组织得以生存所需的财政资源。在执行这些决议方面进行国际

和区域合作是关键所在，特别是在安全、情报、边界控制和能力建设等领域。伊拉克就是一个文化和宗教遗产严重遭到贩卖之害的明显例子。因此，我们支持根据《宪章》第七章通过强有力的坚定决议。我们同意恐怖主义和跨界有组织犯罪之间存在着联系，特别是我们深受这两种现象之害。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荷兰代表发言。

范·伍斯特隆姆先生（荷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感谢你召开此次关于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问题的公开辩论会，其中特别侧重非洲大陆的这些问题。

我赞同欧洲联盟代表的发言。

由于时间不多，我只作简短发言，发言全文可通过推特查阅。

这星期全世界都为发生在澳大利亚、巴基斯坦和也门的残酷恐怖主义事件感到震惊。荷兰王国最强烈地谴责这些残暴袭击。这些事件提醒我们，恐怖主义行动如何随意以无辜平民作为攻击目标以及如何对世界各地的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这些恐怖主义行动显示恐怖主义是我们当代最大的挑战之一。恐怖主义需要在全球层面得到解决，而且世界各国都需为此作出努力。为使这些努力发挥作用，我们需要继续坚定地奉行人权普遍原则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

荷兰王国政府坚定致力于打击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我们与摩洛哥共同主持全球反恐论坛新设的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工作组。这星期，在摩洛哥马拉喀什召开了工作组成立会议。我们对摩洛哥政府在这个领域作出的努力表示敬意。主席先生，鉴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我们感谢你让摩洛哥常驻代表和我今天前后相继发言。

我们认为，联合国在国际努力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个作用呈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促进各国之间的合作；第二，将预防和保护措施作为包括发展在内的整个联合国议程的工作主

流；和第三，追踪资助恐怖主义团体、其领导人和附属人员的资金来源。联合国制裁制度当然是进行这项工作的关键工具。

恐怖主义团体和跨界犯罪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加，这令国际社会深感关切。我们了解犯罪活动是资助恐怖主义团体的重要机制，特别是在非洲某些地区。利比亚的动荡导致武器扩散，这已加强了威胁区域和平与安全的这些恐怖主义团体的力量，使它们更加胆大妄为。荷兰王国非常严肃地对待这种威胁，因此，我们派遣了大型特遣队参加联合国马里多层面综合稳定团。如我本周初所言，我们非常重视与乍得在马里的合作。

在全球反恐论坛，非洲之角特别工作组处理一般的区域稳定问题以及萨赫勒的具体问题。重要的是有更多国家利用这个工作组在更大程度上关注非洲这个部分的具体区域恐怖主义问题。如我先前提到的那样，打击跨界犯罪是这项工作的关键部分。

我们需要收集更多关于跨国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之间联系的经验数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完全有能力进行这项工作，而该办公室对西非进行的跨国有组织犯罪评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还建议加大利用《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来打击非洲大陆的跨界犯罪。

这个地区的国家都感到这些罪行产生的影响。欧洲时常是人口和毒品贩运的目的地，它也感到这种影响。荷兰王国认为，欧洲和非洲国家应该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活动产生的不稳影响。荷兰政府通过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支持受害国家执法机构的数据收集和能力建设。2015年1月21日，我国在纽约的代表团将主办一次活动，讨论跨国有组织犯罪对各国可持续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非常欢迎非洲国家的参与。

荷兰王国是推动和平、公正和发展的伙伴。因此，我们与多边和双边伙伴就跨国有组织犯罪进行紧密合作并作出反恐努力。我们设法建立推动采取

联合应对措施的战略伙伴关系，以此促进和平、公正和发展。我们非常欢迎受害地区的国家对进行进一步合作的方式提出建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请摩洛哥王国代表发言。

海拉尔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贵国在12月份成功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并选取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这个主要辩论主题。

摩洛哥王国利用这个机会重申它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强调没有任何说法能为恐怖主义行为作出辩解。因此，在塔利班对白沙瓦的一所学校发动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穆罕默德六世国王陛下向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先生阁下并通过他向巴基斯坦人民表示了哀悼和慰问，其中他最强烈地谴责了这些卑鄙行为，强调恐怖主义受到宽容的伊斯兰教义的禁止，并被圣神的宗教、人性原则以及民主价值观所摒弃，它们崇尚生命的权利，认为这是人权的最高原则。

我们也最强烈地谴责恐怖主义团体“博科圣地”组织在尼日利亚北部绑架妇女和儿童并杀害其中数十人的暴行。我们重申，我们向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声援。

我国代表团欢迎通过第2195（2014）号决议，这将帮助巩固打击恐怖主义的相关文书和决议以及跨界犯罪有关的文书和决议。

过去十年目睹了恐怖主义行动的猖獗重现以及威胁国家稳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跨界犯罪的增多。积极从事武器、人口、毒品等各种贩运的恐怖主义网络和罪犯尽其全力为犯罪目的建立关系。我们的非洲大陆不幸未能幸免，萨赫勒和撒哈拉区域也未能免除这种祸害。

在对这种危险进行研究和分析之后，毒品贩运、跨界犯罪、武装团体、分离主义分子运动、小股恐怖主义团体和资助恐怖主义等问题之间的联系

越加得到确认。贩毒者和军火商已加入基地组织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行列。这些犯罪网络相互交织和相互支持，但它们也在走向全球化，从而加强进行破坏、屠杀和犯下暴行的能力。它们不仅在非洲地区，尤其是在萨赫勒-马格里布地区，而且也在国际一级威胁和平与安全。

摩洛哥王国是最早提醒国际社会关注萨赫勒地区的贩毒者、武装团伙以及恐怖分子之间的这种危险联系并要求提高警惕并在次区域、区域以及国际各级作出共同努力的国家之一。我们发现了恐怖主义、贩运毒品、武器与人口以及劫持人质——包括无辜游客、援助工作者和甚至联合国官员——之间的关系，这是我们感到关切的原因。我国于是要求萨赫勒和马格里布地区各国一致采取预防行动，遏制这类活动已经产生的不良影响。

马里北部的事件和对该国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正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扩散其影响力的博科圣地恐怖团体的扩张，以及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和犯罪分子的流窜，只是证实了我们的担心，并表明这一动乱威胁不只是一种假设，而是直接和真实存在，给我们整个地区带来了负面影响。因此，出于我们的关切，摩洛哥要求萨赫勒-撒哈拉和马格里布地区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打击这种跨国犯罪和恐怖主义。

为了解决恐怖主义现象和跨界犯罪，我国制订了在安全治理、实施法律框架、打击社会不安全以及改革宗教部门的基础上的国家战略。此外，我们在联合国内部，作为《全球反恐战略》的一部分，以及通过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以及反恐执行工作队富有成效的积极合作，对国际努力作出贡献；并通过在不同领域同非洲盟国进行合作和交流专业知识，以及通过南南合作和三角合作，对区域和次区域的努力作出贡献。我们也对反恐斗争中的国际倡议和讨论，包括“全球反恐论坛”，作出贡献。

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依靠一系列相互依存的复杂政治、经济和社会挑战得以孳生；必须通过加强善治、可持续发展、促进并捍卫对人权的尊重，以及借助适当的教育和培训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使个人产生对犯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免疫力，来应对这些挑战。这就是为什么我国认为，为了执行联合国萨赫勒地区综合战略既需要这个区域每个会员国当家作主，又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

也必须加强萨赫勒-马格里布地区的边界安全，截断跨国威胁，防止恐怖分子以及贩运武器、人口和毒品的人的自由流动，从而制止恐怖主义在区域激增。出于这个目的，摩洛哥王国主办了几次会议和大型会议，包括2013年11月在拉巴特举行的关于萨赫勒和马格里布边界控制合作问题的部长级会议，会上通过了《拉巴特宣言》，要求为改善边界安全采取具体步骤。2014年10月28日和29日，摩洛哥再次在拉巴特主办了主题为“结束武装暴力以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关于中东和北非地区武装暴力与发展问题日内瓦宣言》的区域会议，以便强调迫切需要次区域合作。

正如我的同事荷兰大使刚才提到的那样，在“全球反恐论坛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倡议范围内，通过了《关于更有效应对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现象的良好做法的海牙-马拉喀什备忘录》。摩洛哥与荷兰共同主持了外国恐怖主义战斗人员问题工作组，于15日和16日在马拉喀什举行了一次有关这个议题的会议，通过了一项对抗外来恐怖主义的有力和雄心勃勃的行动计划。

最后，由于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不分宗教、国籍和边界，国际社会必须以一项在各级进行动员和合作的全面战略来武装自己。同第二十一世纪的这些祸害作斗争，必须是我们大家日益保持警惕的每天任务，直到彻底消除这些祸害为止。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尼日尔代表发言。

布雷马先生（尼日尔）（以英语发言）：我代表乍得湖盆地委员会四个成员国和贝宁发言。

首先，我感谢安全理事会2014年12月份主席国乍得，在关于对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特别是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威胁的议程之下，召开本次关于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重要公开辩论会。我们感谢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就秘书长关于联合国系统帮助非洲国家及次区域和区域实体打击恐怖主义的工作的内容非常翔实的报告(S/2014/9)所作的通报，并感谢非洲联盟常驻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大使的全面通报。

包括乍得、尼日利亚、卢森堡和利比亚的外交部长，阿根廷外交秘书以及智利外交政策总干事在内的各位高级代表出席我们今天的会议，雄辩地证明了正在讨论的议题的重要性以及采取适当行动的必要性。

正如主席国乍得向今天辩论会与与会者提供的有用的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和秘书长报告所表明的那样，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无疑是相互关联和狼狈为奸的。因此，这两种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于次区域、区域和国际各级预防和解决冲突的努力，包括安全理事会作为根据《联合国宪章》相关规定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首要责任的机构所作的努力，并非没有产生负面后果。正如概念说明正确强调的那样，这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确定安全理事会拥有的实现其目标的工具是否仍然适合实地的情况。

在这方面，乍得湖盆地委员会成员国和贝宁——这些国家的人民几年来频繁遭受对和平与安全的严重打击，包括恐怖主义行为——认为，虽然我们赞赏双边和多边伙伴为我们的努力所提供的多方面支持，但对局势进行一次深入分析是非常可取的做法。这将便于制定更适当的战略。既然联合国自己正准备于2015年审查其维和行动，使之适应目前现实状况，此类反思尤为必要。为此，联合国已设立一个由东帝汶前总统若泽·拉莫斯·奥尔塔主持的

高级别专家小组。此外，为本次辩论会编写的概念说明含有能充当可行之路的内容。

我们完全支持主席在概念说明中提出的各个论点。根据这些论点，跨界有组织犯罪扩大了恐怖团体的行动领域，损害了恐怖团体开展行动的各国的能力和权威，从而严重阻碍解决冲突的努力，因为跨界有组织犯罪往往出现在局势混乱地区。在乍得湖流域委员会覆盖的区域和贝宁，可能同其他类似团体有联系的“博科圣地”组织的恐怖活动不仅通过扩大其活动范围而损害整个区域内外的和平与安全，而且还严重侵害区域各国的稳定。实际上，除实施绑架300名来自奇博克的年轻学生这一骇人听闻的行动外，“博科圣地”组织还导致数千人尤其是妇女和儿童逃离家园并在邻国寻求庇护。由此造成的人道主义局势呼唤我们的集体良知。鉴于这一局势极为紧迫，我们不能让它持续下去。

为此，乍得湖流域会员国和贝宁呼吁整个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从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这两个现象相互联系这一事实出发，作出同该次区域所面临威胁相匹配的反应，以便永远制止并从该区域消除这一威胁。当然，在5月份举行的尼日利亚安全问题巴黎会议和6月份在伦敦举行的尼日利亚安全问题的后续部长级会议上，伙伴们向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各国和贝宁表示了声援并承诺提供援助。自那时以来，乍得湖流域委员会各国和贝宁已决定齐心协力，并已采取重大措施，以便建立一个中央情报单位和一个多国联合特别部队。目前这两个单位尚未能够运作。

随着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195(2014)号决议，我们寄望，各方将切实执行这项决议，以便有效打击我们次区域和其他地方存在的这两个祸患，尤其当秘书长就此问题提出报告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埃塞俄比亚代表发言。

阿莱穆先生（埃塞俄比亚）（以英语发言）：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再次感谢你组织召开本次

公开辩论会，讨论非洲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并广泛审视这一联系给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的影响。

我要感谢副秘书长和泰特·安东尼奥大使全面和清晰的通报。埃塞俄比亚完全赞同以非洲联盟的名义所作的发言。该发言广泛涉及所有主要议题。因此，我的发言将很简短。安东尼奥大使的发言确实非常全面。无须重复他所说的内容。

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的联系一直令我们非洲人感到真正关切，其对我们非洲大洲和平与安全的影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青年党、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博科圣地”组织和其他团体已将其恐怖和犯罪活动扩大到国家边界以外，非洲各区域已在遭受这些消极事态发展的影响。将影响整个区域的恐怖活动同其他形式的跨界犯罪明确区分开来并非总是易事，因为它们无疑相辅相成。

特别是在我们区域，青年党不仅对索马里，而且对广大区域，都构成威胁。该恐怖团体一直利用海盗行为、赎金、非法木炭交易和税收来资助其令人愤慨的恐怖和犯罪活动。尽管青年党已遭索马里国家军队和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联合军事行动大大削弱，但它仍将其活动扩大到索马里边界以外。它在索马里各邻国发动了一系列非对称袭击。我们当然都记得青年党去年在内罗毕的西门购物中心发动的野蛮袭击；那次袭击夺走了许多无辜平民的生命。该团体还一直扬言要在埃塞俄比亚发动类似袭击。该区域任何国家都不能幸免这一危险。

9月份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一级举行的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会议注意到了恐怖主义的区域层面，特别是在北非、萨赫勒区域、中部非洲和东部非洲。因此，它对极端主义团体跨越国家边界实施的越来越多恐怖和其他犯罪活动表示严重关切。正因为如此，它呼吁在区域层面开展切实可行和面向行动的合作，从而借鉴努瓦克肖特进程和其他类似倡议的经验，打击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包括贩毒、非法贩运小武器和轻武器等罪行。

交流信息和情报、加强边界安全、建立经常性合作机制以及分享经验和最佳做法对于在区域层面应对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威胁确实非常重要。这是我们在本次区域正在努力做的事情。我们充分致力于继续利用我们的经验，全面应对恐怖主义和相关犯罪活动的威胁。

在安理会层面，我们认为，这一议题必须受到比此前更大的关注。正如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明确指出的那样，有必要反思现有战略和可用工具，以便加强努力，处理恐怖主义与跨界犯罪之间的关联。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相关机构的当务之急是评估其同各区域的合作，并查明不足之处，以期制定适当战略，提供必要援助，以建设区域应对这一挑战的能力，从而削弱恐怖团体利用跨界犯罪活动的的能力。

毫无疑问，就我们地区而言，迫切需要有效执行安理会的决定。这方面，首先想到非法木炭交易问题。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支持概念说明中提出的建议，并期待秘书长提交报告，说明联合国解决从包括非洲在内的受影响地区的跨国犯罪获利的恐怖份子的威胁作出的努力。这也是我们成为第2195（2014）号决议提案国和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这项决议的原因。真正的挑战在于有效执行决议，因此需要会员国和其他利益攸关方加强各级合作与协调。我希望各国均能迎接这个挑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伊朗伊斯兰国代表发言。

德赫加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国）（以英语发言）：首先让我表示，我感谢主席国乍得召开有关“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主题的辩论会。我也感谢秘书处和非洲联盟观察员的通报。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谴责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包括国家恐怖主义。我们坚定认为，不管是恐怖主义团体还是国家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诉诸暴力和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以及杀死和伤害无辜平民

和对民众实行恐怖和恫吓，都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解释的犯罪行为。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是恐怖主义的袭击目标，我们充分认识到恐怖主义行为对其受害者及其家庭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恐怖主义长期危害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的日常生活，并继续危及世界各地越来越多人民的安全与基本福祉。尽管在各方面努力，我们仍然远远未能铲除这一威胁。恐怖主义的威胁继续影响各国社会。几十年来，在特殊情况下，有些原因和因素导致或促成恐怖主义。虽然没有任何问题可以成为对无辜人民采取恐怖主义行为的理由，但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应尽最大的努力铲除可使恐怖分子滋生的原因。

此外，不幸的是，恐怖主义有时为人操纵，成为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力的工具。有些国家为了它们狭隘的地缘政治利益，不惜与恐怖分子合作。我们必须拒绝对恐怖主义采用这种实用的做法。虽然一再重申所有国家都必须谴责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然而事实上，有些国家对恐怖主义的做法不一致，它们优待符合它们目光短浅的政治利益的恐怖组织。我们重申缔结一项全面的法律文书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国际社会必须加强努力制定这样一个全面文书，我们考虑这项文书已有好几年。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就恐怖主义定义达成共识，可加强国际反恐合作，结束定义含糊和被滥用的状况。

时下主要以塔克菲里团体及其危险的思想意识形态和令人发指的残暴和惊人的野蛮行径为代表的暴力极端主义成为对中东乃至其他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首要威胁。我们彻底拒绝把伊斯兰的名称与诸如基地组织、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塔利班、青年党、“博科圣地”组织及其类似卑鄙团体的血腥暴力行为联系在一起的陈词滥调，这些团体只不过是在过去十年的动乱中产生、因为获得援助而出现的恐怖组织。他们现在找到了新的滋生土壤，炮制了一个新的虚幻目标业，变成一只巨兽，甚至威胁到其创造者。

不幸的是，我们地区的恐怖主义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可怕的跨境现象。因此，我们需要这个区域所有国家和国际行动体参与，使极端分子无法获得资金、招募人员和得到他们用来在该地区各地及其以外地区散布恐怖的手段。这应该包括采取果断行动，制止对极端分子的道义和资金支持。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切断恐怖分子和毒贩分子之间建立的联系也至关重要。

过去几年来，我国政府一直在尽全力打击本地区的极端主义团体。作为第一步，我们控制边界，防止任何人从我国进出这些团体控制的地区。伊朗官员已经拦截和逮捕了许多试图穿越伊朗领土或利用伊朗领土向恐怖分子运送物质援助的人员。我们继续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同样有责任打击一切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

我们在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也不应忽视需要打击国家恐怖主义。以色列政权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具有以恐怖主义为手段推进其目的的劣迹，无人能及。以色列是在犹太自卫军、伊尔根组织、斯特恩派和其他类似把当地住民逐出他们企图占领的土地的恐怖组织活动的基础上建立的。

自成立以来，该政权从未停止用恐怖主义恐吓其占用土地上的居民和该地区人民。在其存在的所有各阶段，暗杀无辜以恫吓民众一直是他们青睐的手段。以色列继续占领他人土地并定期侵略以维持占领是该地区现有局势的核心所在。应当毫无疑问，以色列的这种政策是为该地区恐怖集团如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基地组织和胜利阵线制造发展空间的最重要因素。

最后，让我重申，真主党是黎巴嫩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真主党是一个政党，它在黎巴嫩议会和内阁都有成员。恶语攻击过去未能并且今后也永远无法损害其形象和它对我们地区人民的事业，即抵抗以色列政权继续侵略的事业的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西班牙代表发言。

奥亚尔顺·马切西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感谢贵国乍得和贵国外交部长召开本次关于恐怖主义和跨国组织犯罪问题的公开辩论会。我们特别要感谢你主动提交一项重要且非常全面的决议，而且是有关该问题的第一项决议，西班牙完全赞同决议内容。

我也向巴基斯坦和白沙瓦学校遭遇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事件的受害者表示慰问，而且表示西班牙给予声援并愿意继续努力制止暴力和恐怖主义祸害。

我注意到卢森堡外交大臣今天上午谈到此类罪行给儿童造成的后果。恐怖手段显然对儿童造成了不应有的严重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应当谴责招募和使用儿童兵现象，特别是在自杀袭击中招募和使用儿童。与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的儿童首先应当被作为受害人对待。他们因为与极端团体有关联或有时被假定为与极端主义团体有关联而遭拘留的情况无疑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可能遭受有辱人格的非人待遇。必须非常认真地遵守青少年司法的国际标准。

不幸的是，恐怖主义已越来越表明其具有全球性，而且必需通过国际合作加以打击。在跨界犯罪方面，这一要求甚至更明显。在这方面，能力建设特别重要，因为此类犯罪具体针对的是国家政权结构，从而削弱了反恐斗争的主要行为体。除了在一线担负着打击恐怖主义的主要角色之外，国家政权在保障民众人权方面也起着主要作用，因此，在其努力应对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过程中，永远都不能不尊重这些权利和法治。所以，在坚定地应对刑事司法领域的挑战和用法治手段来处理可能不仅是攻击法律本身而且也是针对执法官员的袭击方面，国家机构的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即便恐怖分子不直接参与跨界犯罪，其联系也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常常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向犯罪分子收取过境费、勒索或是保护费的方式获益于犯罪所得。正如第2195(2014)号文件所附概念说明

(S/2014/869, 附件) 所言, 这种情况使恐怖分子得以在各种地方和职能上取代国家政权。

自2012年以来, 西班牙签署了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多项双边协议, 其中包括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协议。西班牙近年来与科特迪瓦、摩尔多瓦、巴拿马和乌兹别克斯坦签署的协议, 对西班牙与萨赫勒和北非各国所建立的双边反恐合作网构成了补充。不过, 除了双边渠道之外, 西班牙国家安全战略还认为, 多边领域的合作是不可缺少的, 因为它是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包括预防、能力建设和妥善对待受害者——的有效、正当的框架。这项努力正在进行之中。就在几分钟之前, 西班牙警察拘留了打算飞往叙利亚参加“伊斯兰国”的三名青年。我们每天都在就此开展工作, 本着团结和协调精神应对我们今天所讨论的各种挑战。

在联合国框架内, 我们认为必须在《全球反恐战略》的框架内, 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反恐执行局)、反恐怖主义执行工作队(反恐执行队)和联合国反恐怖主义中心(反恐中心)保持坚定地不断开展合作。费尔特曼副秘书长今天上午总结了反恐执行局、反恐执行队和反恐中心在打击“塔利班”、“基地”组织以及在萨赫勒和非洲其它地区或中亚大框架内所使用的主要工具。费尔特曼先生还提到了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作用。西班牙去年与该办公室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 为旨在预防国际恐怖主义和打击腐败、贩毒与跨国组织犯罪的项目提供技术援助。

欧洲联盟观察员在发言——西班牙完全赞同该发言——中描述了欧盟为打击跨界犯罪所开展的主要活动。在此, 我仅指出, 西班牙非常直接地参与了西萨赫勒地区反恐方案和欧盟非洲之角区域海洋能力建设萨赫勒尼日尔民事特派团的执行工作, 意在增强尼日尔打击恐怖主义和有组织犯罪的能力。

在第2195(2014)号决议方面, 同样必需的是, 要加强合作, 特别是与非洲的合作。西班牙是在与非洲联盟和非洲恐怖主义问题研究中心的项目中这

样做的。这些项目涉及的是非洲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的能力建设——我们已为此提供100多万美元的资金——以及在索马里为促使“青年党”前战斗员重返社会建Serendi中心——我们为该中心提供了100万欧元的资金。

恐怖主义是需要采取长期行动和给予不懈关注的一种犯罪现象。各国面临的挑战是, 在利用技术进步开展更有效的合作方面, 动作必须快于恐怖分子和罪犯。诸如今天乍得提出的倡议和安全理事会今天通过的决议等举措表明, 必须不断修订和调整我们的反恐对策, 因为恐怖主义在变化并以多种新形式出现。因此, 主席先生, 我赞扬贵国提出的倡议, 也感谢安全理事会成员。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请意大利代表发言。

兰贝蒂尼先生(意大利)(以法语发言): 我愿感谢主席国乍得适时召开本次辩论会。

(以英语发言)

意大利完全赞同欧洲联盟所作的发言, 并愿以本国身份补充几句话。

巴基斯坦和也门最近发生的袭击是骇人的, 再一次提醒我们恐怖主义如何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我们对恐怖主义与有组织犯罪——从贩运人口、毒品和武器到绑架——的联系不断加强深感关切。犯罪团体和一些恐怖主义团伙使用同样的非法工具和渠道, 首先是腐败。这些威胁超越了单个国家的国界范围, 要求采取能够消除根源的多层面做法——而不仅是军事手段。所以, 我们需要加强政府机构、法治、治理、边防、武器控制并控制资金流动。我们还需要促进社会经济发展、青年就业、尊重人权而且遏制贫困和腐败。

我们重申必需在全球和区域层面采取协调一致的综合战略。要想实施此类战略, 各国、联合国、区域与次区域组织和民间社会就都必须共同努力。与此同时, 至关重要, 要具体采取国际措施, 来预防和减少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不妨先充分执

行《巴勒莫公约》及其各项议定书，尤其是《关于打击陆、海、空偷运移徙者的补充议定书》。这是打击此类犯罪的唯一普遍性法律文书。它力求防止和打击贩运移徙者，保护其权利并加强会员国之间的合作。第六十九届大会关于有组织犯罪的总括决议有力重申了这一承诺，意大利今年再次成为这项决议的主要提案国。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重申我国支持关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决议；该决议系由非洲联盟提议，于昨天通过。

我国表示，它致力于打击恐怖主义威胁，所采取的做法是为创建全球反恐论坛做贡献，参与各项主要的国际和区域倡议并充分执行各种制裁制度和第2170（201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意大利还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参与打击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

我们鼓励不同文化和宗教传统的国家在打击恐怖主义中进行对话与合作。意大利还认为，在试图为遭受暴力冲突蹂躏的国家带来和平并改善较不发达区域的社会经济条件时，打击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和犯罪不能脱离解决政治和体制危机的努力。在西非和萨赫勒，意大利在法制、体制建设和培训领域实施了整套的方案。由意大利官员组成的小组为几内亚比绍、马里、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建设执法机构能力的项目提供支助。意大利还倡导量身定制的提高边境管制技术的警察培训方案，并且在意大利的边防站培训非洲警官。

关于打破犯罪网络与恐怖组织之间权宜组合的举措，意大利反黑手党局与其尼日利亚伙伴签署了一项有关打击人口贩运及相关非法所得的备忘录。所有这些技术援助方案都包含在范围更广泛的发展合作活动框架内，因为意大利继续在西非和撒赫勒地区的几个国家开展这些活动。新的联合举措侧重于从各方面打击贩运移徙者。

今天的辩论会正确地集中关注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打击恐怖主义之间的关系。会议的结果能为国际社会提供一种有助益的工具来更好地协调要求其制

定的各项举措，以处理各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意大利将继续坚定承诺为这些举措做贡献。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塞内加尔代表发言。

塞克先生（塞内加尔）（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在安理会正式发言的开头，请允许我表示，我非常高兴看到你以如此热情履行安全理事会主席高贵而受人尊敬的职责，并在此场合重申塞内加尔代表团的支持。

今天使我们聚到一起的主题——“对和平与国际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除了作为一个急切的紧迫问题，很及时之外，还理应得到我们的充分关注，因为这两种跨界现象都特别有害。确实，狂热主义和错误的意识形态信念不可阻挡地滋长恐怖主义，而跨国有组织犯罪是愤世嫉俗地谋求破坏国家稳定并随后毁灭人类社会的黑手党活动的基石。

我谨赞扬今天上午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曼先生和非洲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泰特·安东尼奥先生所做的通报质量高而且具有相关性。

我是否需要重申，恐怖主义，凭借其特有的基础、目标和表现形式，给国际社会造成了不可名状的苦难，最近一次是在巴基斯坦白沙瓦发动可憎的犯罪袭击。对此我国全力予以谴责。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强调并欢迎大会通过关于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审查和构成其主要框架的四个支柱的相关性的第68/276号决议。我们还欢迎今天上午通过的第2195(2014)号决议。这是在乍得主持下通过的第一个此类决议，其内容就是我们今天会议审议的议程项目。

目前打击恐怖主义斗争的一致势头使恐怖主义组织寻求其他资金来源，包括跨国有组织犯罪。它在安全、经济和社会三方面的影响成为严重破坏我们国家基础的祸患。因此，我们欢迎国际社会对

跨国有组织犯罪采取坚决的应对措施，其结果是借助通过《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巴勒莫公约》及其三个议定书，并如《西非海岸倡议》等所反映的那样提高各国的行动能力，加强了国际法律框架。自2009年以来，该倡议与维和行动部结成伙伴关系，一直在协助西非次区域各国打击毒品贩运。

从审议各种提交给安全理事会的报告看，情况清楚地表明，恐怖主义用多种方式利用跨界有组织犯罪。在这方面，索马里青年党民兵的非法煤炭贸易、伊斯兰国或胜利阵线扣押油轮以及塔利班的贩毒，或包括“博科圣地”组织和基地组织在内的一些恐怖主义团体绑架勒索赎金，都雄辩地阐明这一事实。我重申，塞内加尔支持安全理事会在2014年1月27日的第2133（2014）号决议中的呼吁，其中要求各国考虑如何防止恐怖分子实施绑架，或者防止其直接或间接地得益于赎金，并确保人质安然无恙地获释。

在这方面，我强烈谴责恐怖主义团体在全世界的诸多虐待行为，尤其是在非洲大陆。毒品恐怖主义团体在非洲大陆力图开辟国际恐怖主义庇护所。这是12月15日和16日在达喀尔召开非洲和平与安全国际论坛的明确宗旨，其目标是制定与恐怖主义、有组织犯罪以及人口和武器贩运所构成的安全挑战相当的切实建议。

同样，我注意到，12月18日，参与加强安全合作的进程和在萨赫勒-撒哈拉地区落实《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国家在努瓦克肖特召开了第一次首脑会议。会议取得的非常显著成果清楚地表明，非洲大陆把在综合战略框架内打击恐怖主义的关键问题当成高度优先事项，以确保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平与安全。

我们可别出错。这项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的战略，即便存在失效的风险，但也应该是包容各方和具有参与性。实际上，它应该以团结的姿态，通过促使意识真正的觉醒，尤其是在年轻

人中间，导致各国和各国人民取得打击这两种祸患的斗争事业的自主权。因此，倡导真正的和平文化——在各种文明和各国人民之间进行对话的不可或缺载体——符合我们的利益。

有鉴于所有这一切，尽管打击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是国家的首要责任，但也应成为维和行动的核心，并由真正的预防战略来指导。我确实想传达塞内加尔坚定不移的意愿——我们愿意与其它利益攸关方一道，努力建设不受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危害的社会，因为这样的社会将基于和平与正义的理想，并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发言。

希阿里先生（突尼斯）（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乍得代表团倡议组织本次重要辩论会，讨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这个主题。我还要感谢安全理事会主席国专门为本次辩论会编写概念说明（S/2014/869，附件）。我们非常赞同其中的观点和想法。

确实，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存在复杂的关联，由此对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的威胁。这一趋势正变得日渐清楚，特别是在非洲，在那里，这一威胁正在从萨赫勒地区蔓延到其邻近地区。正如联合国和非洲联盟的多份报告所指出的那样，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团体越来越多地回过头来利用业已存在的非正式贸易路线以及黑市和非法市场，包括交换武器和毒品贩运的市场，以便筹措更多资金，并且增强它们的能力和地域影响范围。

由于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超越国家边界范围，有效防范和打击这些威胁需要作出新的坚定承诺，特别是在国家一级。在这一背景下，突尼斯批准了相关国际公约，包括14项国际反恐文书、2000年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及其议定书和2003年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立法机构目前正在审议一项新的反恐法律草案。

该草案把支持、煽动、培训、美化以及试图开展和合谋恐怖主义行动的行为定为犯罪。同样，我们在12月16日为一个反恐司法中心举行了落成仪式，把调查案件的法官、起诉部门和检察官以及已被指派处理恐怖分子案件的法官聚集在一起。在安全方面，我们也建立了一个全国反恐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中心，目的是在一个全面的安全办法基础上应对这一现象。

此外，突尼斯还缔结了多项涉及反恐行动的双边协议，包括与邻国缔结的协议。这些双边协议特别侧重于评估恐怖主义威胁、消除恐怖分子的资金来源和获取有关恐怖主义分子计划的可用信息。我们也在努力工作，以便在2016年以前开发完善全国性电子身份证件和生物特征护照。

此外，我们仍在加强我们与阿拉伯国家内政部长理事会之间的区域合作，并与包括联合国反恐实体在内的相关机构合作。在这方面，我要借此机会表示，我国感谢与联合国反恐实体，特别是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以及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之间的高水平合作，目的是进一步加强我们国家的立法和司法系统，以便应对相关的复杂挑战。

由于跨国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两个威胁的性质、它们之间的复杂关系和动态发展及其严重程度，需要在受影响的地区，包括在非洲采取高效和有效的国家措施来应对它们，但同样需要地区各国采取一致行动，也需要整个国际社会在各国自主权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国际合作。

确实需要采取新的国际行动，以确保恐怖团体无法得到任何形式的资金或物质支持。例如，一些很有希望的由非洲主导的倡议，关于在萨赫勒和撒哈拉区域加强安全合作和启用《非洲和平与安全构架》的努瓦克肖特进程、2012年的非洲警务合作机制以及《的黎波里行动计划》等等，都表明非洲国家完全致力于共同密切合作，以便应对地区面临的挑战。正如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最近在9月2日举行的一次有关在非洲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和暴

力极端主义问题的会议上所发表的公报所强调的那样，国际伙伴必需进一步支持这些倡议。

还必需加倍努力，以期加强该地区国家当局的能力，从而有效维持治安和控制边境、遏制非法武器和物资，让恐怖分子无安全藏身之处，并且加强国家司法系统，从而有效防范和起诉从跨国犯罪中获益的恐怖分子。应当为地区各国提供更多援助，以便帮助它们制订全面和综合的打击恐怖主义、跨国有组织犯罪和非法贩运活动国家战略，包括执行这些战略的机制。这确实是共同的责任，为的是共同的利益。

最后，我们认为，联合国是反恐怖主义和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合作的核心。因此，我们期待看到第2195（2014）号决议授权秘书长提交的报告，特别是它的建议——如何减少从跨国有组织犯罪中受益的恐怖分子产生的消极影响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干达代表发言。

亚戈先生（乌干达）（以英语发言）：乌干达深切感谢乍得外长主持本次重要的公开辩论会。我们也赞赏主管政治事务副秘书长杰弗里·费尔特先生的发言。实际上还有泰特·安东尼奥大使代表非洲联盟所作的发言，乌干达完全赞同这一发言。尼日利亚、卢森堡、阿根廷几国的外长以及智利外国政策司司长参加本次公开辩论会，表明了会议的重要性。

乌干达再次向巴基斯坦、尼日利亚、肯尼亚和澳大利亚表示慰问。它们在这个月遭受了毫无意义的恐怖主义杀戮。我们也对丧心病狂的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最近造成的受害者表示慰问。

乌干达致力于在国内和本地区打击恐怖主义。主席先生，乌干达感谢你选择了一个很好的主题，因为对非洲来说，考虑到我们大陆当代令人忧虑的局势，这个主题更加具有令人痛苦的相关性。这个议题之所以具有相关性，是因为目前有20个非洲国

家受恐怖主义影响，其中大多数位于非洲之角、东非和中非，此外还有萨赫勒地区以及非洲大陆的西部和北部。

此外，极其不幸的是，在美国国务院的恐怖组织名单上，至少有20多个恐怖组织来自非洲。

遭受有组织、有系统的恐怖行为和恐怖主义侵袭对非洲大陆来说，并非新鲜事。这在跨大西洋和跨撒哈拉奴隶贸易以及同样臭名昭著的东非奴隶贸易中也很明显。这种有系统和有组织的恐怖和恐怖主义影响到数以百万计人的生活，导致严重的社会动荡，其负面后果至今仍对我们产生影响。

如果我们真的想充分了解恐怖主义在非洲猖獗的原因，就不应忽略非洲大陆殖民统治所产生的后果。因为在大约20个受恐怖主义影响的非洲国家中，至少有一半是内陆国家。主要问题在于内陆非洲国家往往是最不达的国家，它们的全球人类发展指数最低。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它们在国家内部进行合法贸易，参与区域性跨界贸易，或者进行范围更广的国际类贸易时，常常会遇到贸易成本极高的问题。

在非洲大陆脆弱的国家和政治结构背景下，非洲大陆的巴尔干化是助长恐怖主义大行其道这种不幸现象的另一个因素。的确，很不幸的是，这种有害的混合物——巴尔干化、内陆状况、贫困现象以及无国籍地缘政治实体的存在——助长伺机行动的恐怖主义团体，为其发展壮大提供有利环境。我在此想到的是民主力量同盟、上帝抵抗军、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和青年党等恐怖团体。

由恐怖主义驱动的境内贸易和跨界贸易正在破坏我们大陆。以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加兰巴国家公园的大象数量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据估计有多达2万头大象在这个极其美丽的广阔自然保护区自由徜徉。但40年后的今天，超过90%的大象已经被任意屠杀，然后被非法买卖。罪魁祸首是上帝抵抗军和其他犯罪网络。不仅对刚果民主共和国，而且对全人类而言，这的确是毁灭性的损失。

本机构和广大国际社会要想彻底战胜非洲恐怖主义构成的严峻挑战，就必须认真考虑实施如下干预行动：支持当前正在与诸如东非共同体、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等各方开展的区域一体化努力，因为这些机构会推动开展必要进程，促成有生存能力的国家、经济体和区域合法贸易。确实，国际社会必须为建设公路、铁路运输和机场等有形基础设施提供支助，从而帮助开展这些努力，促成区域一体化。此类干预可使区域内部合法跨界贸易和广泛国际贸易得以蓬勃发展，从而取代由恐怖主义驱动的非合法贸易。

此外，在国家政权薄弱或者根本不存在的状况下——索马里、利比亚、南部苏丹和中非共和国等国的情况就是如此——还需拿出政治意愿，通过经妥善订立的各项“马歇尔计划”，建立有生存能力的国家结构。国际社会还需要确保严厉限制偷猎行为以及象牙等偷猎商品和非法采掘矿产的非合法贸易。

所有这些都必须本着开明的自我利益的精神去实行。因为正如乌萨马·本·拉丹和基地组织，以及目前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等不幸实例向我们所有人清楚表明的那样，我们无视非洲不断加剧的恐怖威胁，将给我们自身带来风险。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孟加拉国代表发言。

穆明先生（孟加拉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和各位同事一起感谢你召开这次公开辩论会。

近些年来，一再发生的恐怖行径构成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大威胁之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数以百万计民众成为了恐怖活动的无辜受害者。我们强烈谴责本星期在巴基斯坦发生的针对无辜学童的难以想象的野蛮恐怖行径。那次袭击夺去了141名无辜者的生命，其中大多数是儿童。正如我国总理谢赫·哈西娜正确指出的那样，这种毫无理性的卑鄙恐怖行径只会促使我们更坚定地决心以更坚定的意志和诚意联合打击这一祸患。

有效反恐是一种集体努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恐怖主义和恐怖威胁不断演变，在世界不同地区呈现不同的形式。应对恐怖主义的方法需要反映这种现实并能不断作出调整。

国际社会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必须包含消除恐怖主义的根源。在确定其根源的过程中，不应把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国籍、文明或族裔群体挂钩。处理边缘化、贫困、社会排斥，以及种族、文化和宗教歧视必须成为反恐战略的一部分。

还有必要认识到，光靠胁迫性措施不可能击败恐怖主义。我们必须致力开展“软外交”，提高认识，提供优质教育，消除不平等而且与边缘化社会群体合作，以此作为一种有效的战略。同样，树立宽容思想、倡导不同文明间和平与对话的文化以及推动不同信仰和文化间的理解，是促进不同社会和国家间合作以成功打击恐怖主义的最重要方法之一。为了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和平与稳定，孟加拉国一直提倡一种和平文化，并努力树立一种宽容的心态，一种关爱和尊重他人的心态，而不分种族、文化、种姓、宗教或肤色，没有仇恨和不容忍。这件事情不能光靠政府来做。所有机构和组织，尤其是媒体、教师、社区领导人、学校、父母、作者、作家、诗人和歌手、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和宗教领导人都必须带头树立一种容忍和理解的心态。

恐怖网络，非国家行为体和跨国犯罪分子之间的联系对国家机构和传统国防线构成了更新的挑战。为此，我们需要设计更有创新性、协调一致和几乎无法突破的防范战略，以确保对恐怖分子和罪犯的非法移动，武器弹药的转让及其生产和运输工具实施跨界管制。当然，信息技术的出现和滥用以及武器的轻易可获性，为恐怖分子和罪犯之间勾结提供了很大便利。因特网已经变成滋生恐怖活动的温床。必须查明并阻止把因特网用于有害目的的做法；必须制止通过网络为恐怖主义筹措资金；必须切断恐怖分子和其他有组织犯罪实体的网上联系，包括通过使用社交媒体进行的联系。

孟加拉国关于恐怖主义的立场是一贯的。无论恐怖主义为何、如何或在哪儿作恶，我们都谴责恐怖主义的所有形式和表现。孟加拉国对国内和国际上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包括资助恐怖主义、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都采取零容忍政策。孟加拉国作为原则事项不允许其领土被任何恐怖主义个人、团体或实体用来攻击任何国家或人民。

我们为制止跨界犯罪和恐怖主义以及跨界资助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采取了值得称道的举措。此外，必须制止跨界贩运非法武器和弹药，以减少向恐怖分子和恐怖主义网络供应武器弹药。至关重要的一项是，武器制造商要正确地标明每一件产品，包括武器和弹药。我们建议，媒体在报道恐怖分子的杀戮行动时要提到杀人武器生产商的名字。

孟加拉国还维系着一个强有力的反恐法律、规章和机构体制，包括通过法定命令和颁布关于反恐和防止洗钱的法律，以及实施《联合国全球反恐战略》和安全理事会关于打击恐怖主义和资助恐怖主义的决议，包括第1373（2001）号、第1540（2004）号和第2178（2014）号决议及其后续决议。

我们认为，所有国家、区域和国际反恐行动应当遵守相关的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我们致力于同联合国反恐机构及其国际伙伴，包括在区域层面，密切配合，以便在信息共享和能力建设方面加强国际合作，以消除恐怖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乌克兰代表发言。

岑巴柳克先生（乌克兰）（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谨感谢你在这个关键和富有挑战性的时刻召开本次关于恐怖主义和跨界犯罪的专题辩论会。

乌克兰欢迎今天通过关于跨国和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之间的联系的第2195（2014）号决议。不

幸的是，我们几乎每天深感悲伤地获悉在世界每个角落正在发生的恐怖袭击又有新受害者的消息。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协调一致和决定性的措施，才能消除这一全球性的罪恶。对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胜利阵线和其他同基地组织关联的恐怖主义实体的行动、其存在的负面影响、其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对整个区域的稳定所构成的威胁，乌克兰都深感关切。乌克兰谴责博科圣地在尼日利亚实施造成数百人伤亡的恐怖主义袭击。我谨借此机会表达我国对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最近恐怖主义袭击的受害者的慰问。

乌克兰赞同安全理事会的立场，即，所有形式和表现的恐怖主义是对国际和平与稳定现有的最严重威胁之一，而且任何恐怖主义行为，无论其动机是什么，也无论是何时、何地所犯，都是犯罪行为 and 毫无道理的。乌克兰支持联合国在全球努力中发挥核心作用，以遏制国际恐怖主义并促进该领域的国际合作。《全球反恐战略》继续是以综合和平衡方式处理恐怖主义现象不断变化之趋势的核心工具。乌克兰加入了大约20项关于反恐的多边公约和议定书。我国政府积极与许多国际和区域组织开展反恐合作，包括联合国、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欧洲委员会、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以及民主和经济发展组织-古阿姆集团。

不幸的是，恐怖主义问题最近也牵涉到我国。正如安理会可能知道的那样，自3月以来乌克兰政府在我国东部开展反恐行动。仅在俄罗斯联邦占领克里米亚以及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恐怖组织成立之前几个月，联合国专家还把我国恐怖主义威胁评为低等，而现在，我国居然出现恐怖主义，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事实证明，涉外因素可能刺激了这种罪恶的迅速增长。全世界、特别是我国的情况表明，国际社会必须加倍努力打击恐怖主义。

乌克兰感到极其关切的是，各种不同国家粗暴违反国际反恐条约的行为。俄罗斯联邦继续无视其有关恐怖主义的国际义务。特别是，它完全无视根

据1999年《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和 1997年《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承担的义务。正如乌克兰局势清楚表明的那样，恐怖主义可被用作隐蔽侵略主权国家的手段。我们呼吁国际社会继续采取果断行动，打击侵犯其会员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

所有缔约国如不遵守国际条约并进行真诚合作，任何国际反恐努力，包括安全理事会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就我们而言，我谨再次强调，乌克兰将继续致力于在国际、区域和次区域各级开展合作，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完全不容许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有立足之地。

主席（以法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再次要求发言。

扎加伊诺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今天的讨论再次表明，我们的乌克兰同事一如既往，在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看不见的地方看到了恐怖分子、恐怖主义威胁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乌克兰滥用今天讨论议题的做法有损于乌克兰创建一个团结社会的机会。我们再次要求乌克兰代表团考虑集中全部精力对我们讨论今天这里非常热门的话题——打击恐怖主义及其同跨境有组织犯罪的联系——作出建设性的贡献，而不是利用安理会发表宣传口号和言论。

主席（以法语发言）：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发言者了。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本议程项目的审议。

下午4时30分散会。